

魔窟情焰

(三)

魔窟情焰卷二

第十一回 書痴多情片言受給 文人好事小報叢興

衆人正在開懷暢飲的時候。忽聽得外面敲門聲急。菊芳忙喚娘姨前去看個明白。士哉等不知何人前來。心中兀自忐忑。祇聽得「叩」一聲。從外面進來一個女人。士哉定睛一看。不覺失聲道。原來謝老板回來了。菊芳見修鳳氣喘面赤。額上有汗。忙問什麼事。直得急到這個樣子。修鳳向士哉點了點頭。然後對菊芳道。姊姊嚇煞我了。說着往裏就走。菊芳一把拖住道。究竟有什麼事。坐下來說給我們聽聽。何妨。此時開門的那個娘姨恰好進來。菊芳就叫他端了一張椅子。擺在自己旁邊。便叫修鳳坐下。修鳳碍着衆人不好十分做作。遂卽坐了下來。菊芳道。除成先生之外。大概這幾位先生。你還不曾認識。待我來替你介紹介紹。其實他們那有不認識的道理。不過經個介紹之後。好

像正式些兒罷了。當下修鳳就和衆人逐一打了招呼。青蓮見修鳳雖是穿着一身布衣。却收拾得異常潔淨。又見他眉峯雙鎖。戚戚不歡。知道此中必有隱情。深自代爲惋惜。看了一會之後。不覺衝口問道。謝老板的府上。寓在何處。改日定要前來拜訪。修鳳見青蓮翩翩少年。想起那晚他在舞台看戲。專注意在自己的戲上。此人很是有些意思。心中正在盤算。聽見青蓮問他。便想湊近前去說話。不想還沒有開口。菊芳已搶着說道。怎的程先生還不曉得麼。修鳳姊姊是與我同居在一處呢。青蓮道。既然住在一處。怎麼從前沒有見過。菊芳笑道。程先生你好記性。本來他住到這裏。還沒有多少日子哩。我因爲他爲人很好。而且又是個南邊人。彼此性情相近。所以我在旅館內搬出之後。租了這所房屋。一家子覺得有些孤單。纔邀他來同住的。程先生這裏又不大來。自然不大見他了。青蓮也笑着道。委實是我的記性太壞了。菊芳又問着修鳳道。剛才你回來的時候。爲什麼把門叩得這樣的急。又說受了驚嚇。究竟爲了什麼事兒。修鳳道。我戲完之後。剛出後台。就看見有一大堆人。遙望着我。其中有一個老頭兒。生了一

嘴的黃鬍子。見了我好似吃得下的一般。那情狀實在難看。我走了。他也跟着我走。還在後面說了許多不三不四的話。把我氣得要死。又怕他不規矩起來。如何是好。所以就併命的跑了回來。偏生這門又關得甚緊。我恐怕他又跟着瞎纏。所以極力叩了幾下。幸虧張媽就來開了。不然那老頭子還不知他要怎樣想起來。真叫人又氣又羞。千不該。萬不該。吃了這碗斷命飯。以致拋頭露面。受人侮弄……說到這裏。眼圈漸漸紅將起來。菊芳恐怕他當真要哭。忙勸着道。這種癩蝦蟆遍地皆是。祇要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你去理會他們。則甚。其時張媽站在席前。也插嘴道。這個老頭兒。我開門的時候。看他正遠遠跟在謝老板後面。踱着方步。後來見謝老板進來了。方纔停着脚。在那裏仰天嘆氣。大約我關了門。他也走了。士哉道。老頭兒也會釘梢。真是人老心不老呢。青蓮道。目之于色。有同視焉。我們倒也不要十分去責備他。不是我說一句放肆的話。這裏到戲館內去。雖然沒多少路。但是深夜出入。總覺有些不便。况且又是女流。爲什麼跟包的不同了一塊來呢。修鳳道。不瞞程先生說。我自己沒用跟包。一向都是借

用菊芳姊姊家的楊州阿二。今天阿二爲着姊姊病癒登台的事。去同賬房接洽。我又叫他順便到大街上買些東西。因此不及等他。先自走了回來。那裏曉得遇到這老厭物呢。菊芳道。我們下次都當心些是了。我來問你。今晚戲館裏的生意可好。我明日登台的牌子。可曾掛出來麼。修鳳道。今天晚上。生意不見得十分好。戲館裏人。曉得你病已愈了。都希望你早些銷假。聽說你肯明日登台。大家喜歡得很。牌子已經掛出。聽他們說。你明天是紡綿花呢。菊芳道。虧得他們很體貼我。排着這輕鬆戲兒。不然要鬧出毛病來。如何是好。說着又向一齋問道。莊先生你想是嗎。一齋道。這話不錯。喉症若是重發起來。棘手得很。易風良仙齊聲說道。既然如此。我看你明天的玩藝兒。少唱些罷。免得傷了嗓子。菊芳微微的笑了一笑。此時大家吃得酒醉飯飽。就散了席。坐談一會。大家分頭回去。青蓮臨行之時。又再三囑咐菊芳修鳳。下次來往戲館。定要帶個跟包。以免發生意外。菊芳修鳳都唯稱是。修鳳心中。尤爲感激。按下衆人。暫且慢提。再說張仰濤自從接到菊芳一封回書。信以爲真。爲着這一件事。終日書空咄咄。總想得個

機會。可以一親芳澤。以慰他相思之苦。雖曉得捧祿的健將。是成士哉等一班人。但彼此都素昧平生。又不能貿然去拜訪他。萬一被他看出什麼破綻。反不爲妙。而且這種間接門路。總覺有些不妥。因此心中也不十分得意。這日公事完畢。回至家中。獨自坐在那裏盤來算去。忽見他的表弟衛龍仁走了進來。笑嘻嘻的說道。老表哥。又在這裏想什麼心事。這兩日可曾去看戲。不會仰濤道。你這兩天爲甚不到我家裏來走走。說着就請他坐了下來。又喚娘姨斟茶奉煙。龍仁道。老表哥總是這樣客氣。弄得人家倒有些難以爲情。仰濤道。這些套文。我們也不要多說。且問你這兩日在什麼地方玩耍。可曾聽見些新聞。沒有。龍仁曉得他表兄最關心的是梨園消息。而且知道他很屬意在祿菊芳身上。當時心中暗暗想道。我何不造個謠言。開開他的玩笑。因便笑嘻嘻答道。我這兩日遊了好幾次西湖。正有一個好消息要報告你呢。仰濤道。什麼事要報告我。我是常遠不遊西湖了。難道西湖裏出了什麼新聞不成。龍仁道。這件事說出來與你大有利益。你須得要重重謝我。仰濤笑道。你又來敲竹槓了。事情還沒有說出。就先

要我的應酬費。真是笑話。龍仁道既是笑話。我們不談也罷。仰濤道我不是一定要你談。也不叫你一定不談。你姑且說出來聽聽。果然與我有利。自然重重謝你。要是與我沒甚相干。你便怎樣。龍仁道我說出來。包你歡喜。仰濤道那麼請你快說。龍仁道今天我。在西湖劉莊裏玩耍。看見你的紙上情人綠菊芳女士。還同着兩個有鬍子的朋友。聽說就是成士哉程青蓮那班人。在一處吃茶。并且談的都是戲館裏的事兒。到後來遠遠聽見提起你老表哥的大名。仰濤急道。提起我的名字。後來便怎麼樣。龍仁道我的話還沒有完呢。你爲什麼這樣性急。老實說他們在那裏拍案痛罵你。仰濤道當真的麼。我明日要去問問他們。緣何要罵我。龍仁笑道。他們那裏敢罵。我不過跟你鬧着頑的。仰濤道這就對了。我也知道他們對於我。真是傾慕不暇。豈有罵我的道理。龍仁道正是。我那時聽他們提起你。就連忙豎起耳朵靜聽。果然他們都說你的文學很好。想會會你。恐怕你不肯同他們周旋。不敢冒昧。後來他們又說。明天還去遊湖。并且菊芳說。先到公園。叫他們三點鐘在那裏聚會。我想你明天何妨也去走走。最好早一點。

去。或者能與菊芳暢談衷曲。仰濤聽他一口氣說完。並不回答什麼。祇管低着頭。默自盤算。龍仁道。老表哥。你瞧這事與你有多大利益。你該怎樣謝我。仰濤慢慢的把頭抬起來道。我請你吃晚飯就是了。龍仁笑道。說着頑的那一個要吃你的晚飯。言罷。笑嘻嘻的出門去了。仰濤連忙追至外邊。送他。還說了聲。你明天可也出來。龍仁道。後天再來問你討喜酒吃罷。仰濤笑着沒有話說。逕自走了進去。這一夜着實歡喜。因為想着龍仁的話。確是一個絕好機會。第二日雖然仍舊到辦公室辦事。却是六神無主。好像忘記了一件東西似的。到了十二點鐘。就託病告了半天假。回家吃過午飯。提起精神。連忙跑到湖濱。叫了一隻划子。不管要多少錢。祇叫他快些開到公園裏去。不一時到了公園。付過船資。急忙走進園去。到處頑了一會。遊客甚是稀少。見不菊芳的蹤影。暗想大約時候尙早。他還沒有到此。我何不先在這裏泡一壺茶。坐着等他。主意已定。就跑到高坡上一個草亭裏面坐下。泡了壺茶。自斟自飲。兩隻眼睛不住的往外看着。約有一頓飯時。見遠遠來了一個女子。風鬟霧鬢。頗似菊芳。見他輕移蓮步。姍姍的走將

上來。心中不覺大喜。連忙整整衣履。滿心預備歡迎。不料這女子偏偏走至對面平地。上茶棚內去。仰濤遂不管三七二十一急急的跑將下去。到了茶棚內。定眼一看。不覺倒抽了一口涼氣。原來不是菊芳。那女子見仰濤眼光注在自己臉上。未免有些生怒。着實釘了幾個白眼。仰濤吃着沒趣。垂頭喪氣的回轉草亭。心想這般時候。菊芳如何還沒有來。難道龍仁聽錯地點。約的不是公園。乃是孤山。想了一會。自己把頭點了幾點。喃喃說一定是的。這孤山不是在公園後面麼。大概龍仁沒有聽清他們的下文。我何不到孤山去看看。說着立起身來就走。走得沒有幾步。背後有人叫道。先生慢行。仰濤想道。莫非他們從後面繞道來了麼。連忙回頭一看。誰知是個茶役。走到面前道。先生叨光茶錢。仰濤纔想起自己太煞魯莽。臉上一覺紅了一紅。摸出一角小洋。遞與茶役道。你拿去罷。茶役謝了一聲。逕自去了。仰濤也直奔孤山而去。在孤山又整整尋了半個多鐘頭。那裏有菊芳的影子。後來連平湖秋月。西冷印社。都去找了一會。全都跑了個空。一直到夕陽西下。知道無望。纔坐着船。快快而返。一路想着深歎自己沒福所

以緣慳。一面回至旗營。已是萬家燈火。就沒精打采的踱着方步。回去吃飯。剛走至仁和路轉角地方。忽與一個人撞個滿懷。連忙抬頭觀看。不覺失聲叫道。原來是張天石先。怎麼這時候還在這裏散步。天石指着他同伴一個少年道。我方纔去找這位次郎兄。故而在到此間。不想撞見老兄。老兄從那裏來。今夜仍要去。看戲麼。仰濤含糊答應了幾句。又與那少年打了招呼。這少年姓王名次郎。從前也是本城一位富家子弟。祇因不務正業。弄得傾家蕩產。爲人生得獐頭鼠目。奸詐百端。而且最工心計。常喜施些小慧。愚弄良民。人家以他姓名來湊得巧。就諧音叫他做黃鼠狼。但他外面的朋友。着實不少。張天石也是他好友之一。今日可巧見了仰濤一副情狀。知道他必定一個瘟字號內的人。當下卽殷勤到十二分。同仰濤周旋一陣。仰濤因急于回去。無心在路上多談。告別二人先去。天石同着次郎就順路走到西園。在三層樓上找了一張茶桌坐下。西園是兼賣酒菜的。二人就叫了幾樣菜。打了一壺酒。淺斟低酌起來。次郎向天石道。那位張仰濤。你是幾時認得他的。天石道。我認識。還沒有多少時候。是在遏雲舞

台。由。另。外。一。個。朋。友。介。紹。的。因。爲。他。對。小。銀。鈴。的。戲。也。很。賞。識。大。家。不。免。認。個。同。道。次。耶。道。聽。說。你。捧。銀。鈴。捧。得。很。是。起。勁。究。竟。你。同。他。有。甚。感。情。可。能。告。訴。我。麼。天。石。知。這。種。事。我。不。過。鬧。着。好。玩。那。裏。說。得。上。感。情。二。字。次。耶。道。這。話。你。就。錯。了。那。一。班。女。戲。子。同。娼。妓。有。甚。分。別。沒。有。特。別。感。情。也。犯。不。着。這。樣。捧。他。換。一。句。話。說。若。使。沒。有。什。麼。愛。情。關。係。我。們。對。于。金。錢。問。題。也。不。能。不。注。意。的。否。則。吃。了。自。己。的。飯。還。怕。沒。有。事。做。天。去。捧。着。他。們。做。甚。天。石。道。你。這。人。總。是。這。樣。一。副。心。腸。開。口。就。宛。然。是。個。篋。片。大。約。從。前。人。家。攪。你。的。錢。攪。得。多。了。你。現。在。要。借。此。收。回。一。二。麼。次。耶。正。待。回。答。祇。見。樓。梯。響。處。上。來。了。一。個。人。一。見。天。石。卽。忙。上。前。招。呼。天。石。也。忙。挪。開。一。張。椅。子。叫。他。坐。下。就。對。次。耶。說。道。我。來。替。你。介。紹。個。朋。友。便。指。着。那。人。道。這。就。是。鼎。鼎。名。大。的。孔。佛。樣。先。生。次。耶。連。說。久。仰。久。仰。佛。樣。也。請。教。了。次。耶。姓。氏。彼。此。不。免。客。套。幾。句。此。時。跑。堂。的。送。上。一。副。盃。筷。天。石。與。佛。樣。斟。了。一。杯。酒。道。佛。樣。兄。我。們。也。有。好。幾。日。不。見。了。這。兩。天。爲。何。不。到。戲。館。聽。戲。佛。樣。嘆。了。一。口。氣。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想。起。來。那。不。

令人心灰意懶。天石道：佛槎兄爲何發這種牢騷語？難道你一腔熱血紅娘竟不知道麼？佛槎道：論貴紅的爲人再好沒有我焉能錯怪看他？只恨當初眼睛太黑不該引狼入室。到現在後悔不及。次郎不知他們的底細，聽見佛槎祇管嚼嚙，愈覺摸不着頭腦。當下就插嘴道：孔先生究竟受了什麼委屈，何妨說出來大家聽聽。四海之內都是朋友，做兄弟的或者能幫些兒忙也未可知。佛槎道：王兄性情如此豪爽，真是吾道中人。天石道：閒話少說些罷，我也不要聽你講什麼了。就祇要問你：古吾兄這兩日爲何不見？佛槎聽見古吾二字，把手中的酒盃放下道：你不提起，我也要說到他了。我們二人的感情本來很要好的，自從辦了俱樂部之後，尤覺志同道合。我也以爲他是我的知己，却不知他倒賣起友來。天石道：怎麼說像古吾這樣，人也會賣友麼？這真是人心難測了。佛槎兄，你且將他怎樣賣友的事說給我聽。佛槎道：說來很是話長。此時一言難盡，祇好聊表幾句。你可知道古吾近來的行徑，與我竟背道而馳麼？天石道：他不是與你同辦着傭餘俱樂部，爲何又分道揚鑣起來呢？佛槎道：就害在這個俱樂部上。他自

從組織了這個機關之後。借此常到貴紅那裏去討好。這個倒也不去管他。現在却愈弄愈豈有此理了。時常在貴紅家屬面前說我壞話。被我知道。當面質問他。他倒居然搭起黨魁的架子。指桑罵槐的說了我一大頓。又說什麼捧紅的事。沒有他焉能弄得這樣聲勢浩大。你們想。叫人氣不氣。聽說他現在同莊一齋程青蓮那班人。互相往來親熟非凡。這不是賣友求榮麼。天石道。彼此至交。何必爲這些事傷了和氣。說着與佛樣斟了一杯酒。道。還是請你更進一杯。不要看惱罷。佛樣也不說什麼。伸手往袋裏一摸。摸出一張紙來。送給天石道。你看看。成士哉。真有魄力。居然爲綠菊芳出了一張機關報。我爲着這一件事。今天還同古吾爭了幾句。天石接過一看。原來是張小報。上面顯着杭報兩個大字。印的乃是紅報。急忙翻開一看。祇見裏面花花綠綠的分了好幾門。什麼諧電哩。趣聞哩。花史哩。劇談哩。一時也看不完。這許多就單單看那劇談一欄。只見裏面載的都是恭維菊芳的話。因對着佛樣說道。這倒是他們刊報的宗旨。那發刊詞上所說的什麼發揚文藝。提倡風雅。不過是門面話罷了。佛樣道。這個你不必批。

評他大概捧角的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呢。次郎雖不歡這喜些事。聽他們說得起勁。他向天石要了那張報來看了一遍。對佛槎道。他們說說戲子。爲什麼又扯到妓女身上去。佛槎同天石莫明其妙。各向問故。他指着報上一段道。這不是在那裏說江干的寶珍麼。佛槎接過報來看了一看。笑了一笑道。這是他們花史裏應有的文字。其實是見好看報人的心理。譬如你老兄是歡喜此道的。自然留心這裏面的消息也要常常買一張來看。他若是專談戲子的事。未免拘于一隅。那消路便好不來了。天石道。我倒正想辦他一個戲劇日報。仿北京戲劇新聞的辦法。專談梨園事情。比較這種不三不四的小報。大約一定強些。佛槎道。你此話當真麼。天石道。那一個來騙你。將來還要請你幫些忙呢。佛槎道。若使真個要辦。日後當得効勞。彼此談談說說。不覺已將九點鐘。各人的酒也夠了。忙喚堂倌。盛起飯來。飽餐一頓。倒是天石的東。惠過了賬。又略坐了一會。各自回去。隔得不多幾天。那張戲劇日報。果然出版。可是也同杭報一樣。標着捧小銀鈴的旗幟。不料數月之後。杭州一班斗方名士。落魄文人都三五成羣。大家

辦起報來。什麼泉唐報。吓浙潮報。吓層出不窮。章古吾看得眼紅。也想辦一個機關報。爲貴紅鼓吹鼓吹。但是佛槎與自己有了意見。眼前沒有帮手。甚是爲難。因一個人坐在俱樂部中。獨自思索。忽聽見外面的工役與人譏譏咕咕。在那裏高聲講話。好像拌嘴似的。中心未免一怔。連忙走出去看個明白。正是 正苦思潮心上湧。忽聞爭點耳邊來。欲知究竟爲了何事。下回再爲分解。

第十二回 報宿仇參謀遭暗殺 演新劇妓女發雄威

古吾聽得外面人聲嘈雜。正待出去看個明白。只見一個工役慌慌忙忙走將進來。見了古吾。結嘴結舌道。章先生……不好了……有兩個警察……老爺……來封……古吾見他如此慌張。未免也覺有些吃驚。但又模不着頭腦。不知究竟爲了何事。開罪警廳。當下就正顏厲色的對那工役道。阿青。什麼事要急到如此地步。你說什麼警察不警察。老爺不老爺。他們現在那裏呢。阿青吐了一口氣。纔說道。他們在外面會客室裏。古吾道。他們可說些什麼。阿青慢慢的道。他們是剛才來的一共兩個人。都穿號衣。

掛着指揮刀。手裏還着一捲紅紅綠綠的東西。走了進來。即便大聲吆喝。指明要問我們這裏的管事人。我說我們沒有管事的人。祇有一個主任。他說不論管事也好。主任也好。總得叫一個人出來說話。我說你們是那裏來的。要找我們主任爲什麼事。他們就圓睜着眼睛喝道。那個耐煩同你多說。我祇問你主任在不在這裏。我想我們並沒犯法。他們何以這樣神氣。當下就不免搶白了幾句。其中有一個好像已經生氣的樣子。惡狠狠突出兩顆眼睛珠。着實可怕。有一個到和平些兒。他說你把主任請他出來說話。他自然心上明白。本來並不是來捉什麼盜賊。你們也不用害怕。說着就拖了那個同伴。到會客室裏面坐下。我便跟在他們後面。看他們做些什麼。祇見他們走進了會客室。四面望了一望。兩人又微微一笑。偏生那個生氣的。又回頭看見了我。就逼着叫我來請主任。所以纔來請章先生。究應怎樣對付他們。古吾聽見他嚙嚙說了這一大陣。仍還不大明瞭。心想。我這個俱樂部。完全是遊戲性質。從不干涉外面事情。爲什麼警察廳要來干涉。莫非因爲沒有呈請立案。但也不致如此橫豎醜媳婦總要

見公婆的。祇要我沒有犯法的證據。他們也不能把我怎樣。當下主意既定。就對阿青說道。有什麼大不了事。我出去見他們。就是說完。走將出來。直到會客室裏。果然有兩個長警。坐在那裏。見了古吾。竟然不爲禮。古吾心中未免不樂。轉身一想。這班人無知無識。狐假虎威。我也不要去計較他。且先問他個青紅皂白。當下就對着那兩個長警道。二位係奉何處差遣。到此有何公幹。一面說。一面就坐了下來。那二八見古吾衣冠楚楚。吐屬溫利。知道必是這俱樂部中重要人物。其中一個年紀較長些的。也就答道。我們是二區總署來的。昨天晚上。敝署長奉到廳裏的公文。說着隨手取出一件東西。遞給古吾。又接說道。我們署長。曾說本來算不了什麼大事。不過上頭既有這個命令。不得不依今奉行。所以將原來公文抄寫了一份。叫我們帶給你們看。當然可以明白。古吾一面聽他們說話。一面翻開那公文抄稿來看。只見上面很簡單的幾句。乃是時值戒嚴。無論何種會社。均應制止的官樣文章。後面又單對着備餘俱樂部。揮一大段議論。什麼良莠不齊呢。有妨治安呢。不一而足。最後是叫二區警署。剷切開導。勸

令解散的話。古吾看過之後。放在桌上。笑了一笑。對兩個長警道。既然如此。貴署長的意見怎樣。長警道。署長不過叫我們來通之一聲。最好把這俱樂部自行解散。讓我們照例來貼上一張封條。就算完了。但不知先生可是這裏主任的人。貴姓大名。古吾笑道。在下姓章。就是這俱樂部的一個理事。不過我一人不能作主。須要開理事會解決。可請二位先自回去。回稟貴署長一聲。就說我們已經知道。決不叫貴署長爲難。就是二長警身子坐在那裏。拾也不拾。口裏只是唯唯否否。古吾已明其意。忙在衣袋內摸出一張一元鈔票。笑嘻嘻的說道。二位來了半天。連茶也沒有吃。一杯勞駕。得很實在。抱愧之至。這一點小意思。不算什麼。不過請二位吃杯茶罷。二警四顧無人。也就半推半就的收了。站起身來要走。古吾指着桌上道。剛來給我看的東西。可要帶了回去。那年輕的長警道。這倒不必帶回。說着又在袋中取出二張警署的封條。對古吾道。連這個也放在這裏罷。改日這裏撤了出去以後。就費神貼在門上。古吾笑着接過來。又向着二人問道。近來究竟爲了什麼事戒嚴。二位可有些知道麼。那年輕的長警道。據說

就是昨天督軍公署參謀長被刺的原故……那年長的長警拿眼對那年輕的長警望道。我們不十分仔細。不要胡說亂道。古吾知他們不敢洩漏秘密。也不去窮源溯委。就說了一聲勞駕。逕自回他的辦事室而去。那兩個長警也就回警區銷差不提。再說古吾回至辦事室中。暗想雖然化了一塊洋錢。把他二人敷衍走了。但既有警廳公文。當然不能延宕。一定要被他們強制執行。反覺無趣。況且自與孔佛槎有了意見。辦事少了幫助。亦覺得甚為不便。加之一般部員都存着觀望心思。見成立大會還沒有正式開過。部費也大家不繳。不但個人的精神有限。就是財力上也有些支持不來。倒不如乘此下場。免得日後落人笑話。主意既定。便連忙寫了幾封信。寄與幾個理事。也不說召集什麼會議。就明明白白的告訴他們。警廳來文封禁。再不能繼續進行。不過想着剛才那兩個長警的話。說什麼督軍署參謀長被刺。影響到戒嚴一層。心中甚是不解。暗想一個督軍署參謀長。算得什麼。即使遇害。也是尋常事情。何必小題大做。其中必定尚有別的緣故。我既首當其衝。倒要去探聽一個明白。正在那裏想來想去。忽見

他的同窗好友易海風走進來了。古吾道：「你今天來得正好。剛才我有封信寄給你，可見過麼？」原來這易海風是古吾的同學，也是一位醫藥界中人。平時與古吾頗爲契洽。性情亦與古吾相仿。歡喜徵歌選色，飲酒看花，也是傭餘聚樂部的中堅人物。今日來至部中心，想問問古吾，可有什麼新鮮事故發生。劈頭就聽見問他，可曾接到什麼書信。連忙答道：「我還沒有接到。你是幾時寄出去的？」古吾道：「我剛才叫他們寄的。」海風道：「那就沒有這樣快了。我且問你，爲什麼好端端的寄信給我？可知我每天總要到這裏來一次兒，又何必白費這一分郵票呢？」古吾笑道：「想不到你近來經濟問題，倒如此頂起真來了。但我今天不但費了許多郵票，還白送了人家一塊錢。」海風道：「我們這樣的窮機關，也有人來打秋風不成？」古吾道：「那裏是打什麼秋風？說來倒也好笑。我們這小，小一個團體，居然被他官廳注目起來，恐怕這一「傭餘俱樂部」五字從此就要夭折了。」海風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請你爽爽快快地說出來罷。」這樣吞吞吐吐，教人聽了怪氣悶的。古吾道：「我正要告訴你呢。於是就從頭至尾，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海風聽

了起初祇是搖頭嘆息。後來把眉頭緊蹙着道。我們中華民國自從改了民主政體。表面上人民自由。階級平等。說得天花亂墜。其實小百姓除了吃飽睡覺之外。何曾有一些自由權。這兩句却愈弄愈不成話了。什麼出版法呢。戒嚴令呢。都是藉端來干涉我們自由。想起來。那得不令人……古吾道你不要在這裏大放厥詞。小心被偵探聽見。鬧出什麼岔枝兒來。海風也不同他多說。祇問道。既然他們要來干涉。我們預備怎樣。古吾道自然是不不要違抗的好。但我不解的。是督軍署參謀被人暗殺。爲什麼竟要戒起嚴來。海風道這件事。我昨天倒聽見一個軍營裏朋友說起。據言這參謀姓趙。是柳督軍的親信人。從前柳督軍做護軍使的時候。他就在那裏做參謀了。此次柳督軍掉到浙江。他自然也跟着同來。新近爲了一件公事。到北京跑了一趟。却不想路上遇到他一個仇人。這人從前也是在營裏頭的。不知爲了什麼事情。與趙參謀結下冤仇。就蓄意想謀害他。可是不甚清楚。但急切間找不到人。不能下手。因此已有好幾年了。近來可巧在途中遇見。正合着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兩句古話。就釘着

姓趙的來到杭州。常常在他公館旁邊走來走去。還借着一個題目。會過趙參謀一次。那姓趙的。以爲是找他謀事。當場着實訓斥了幾句。以致如火上添油。越發引動了他的殺心。這日趙參謀一早出外。坐着包車到督署去。剛剛走出奉直會館左近。那仇人却從斜刺裏奔了出來。拿着一柄白郎林手鎗。對姓趙的開了幾下。姓趙的倉卒間沒有提防。那車夫早就把身子嚇軟。所以糊糊塗塗。將性命送了。凶手却遠走高飛。不知去向。乃是這樣一件新鮮事情。古吾道你不要在那裏胡說亂道。我聽見人家說起趙參謀被人擊死。多說與政治有關。你偏說他乃是私仇。那凶手既然有人知道他的底細。爲什麼不按圖索驥的緝拿他呢。海風笑道。我起初也是這樣想。可是我那個朋友說。因爲這凶手到過趙參謀家內一次。他的住址。趙家也頗曉得。並且趙家有幾個老僕。與這人都有些熟識。知道他對於趙參謀有不滿意思的地方。這次事發之後。就派人到他所住的地方探聽。不料那寫裏的人說。當天早飯後已經走了。依着時間說來。覺得更有嫌疑。因此就猜到他身上去。古吾道想不到偌大的繁華省會也發生這種。

暗殺案子不知養着那班警察究竟是幹什麼的難道他們的拿手本領當真祇能耀武揚威管一班黃包車夫不成海風道聽說這段地方索來沒有崗警可是事體發生之後督署自然向警廳大打官話警察廳倒很乖覺長上就派了雙崗到今朝還沒有撤消大約以後雖然沒有雙崗單崗自然免不了古吾笑道這就叫賊出關門了海風道我們不要去管他們閑事且問你這俱樂部不辦之後對於紅娘方面還是就此中止還是仍要繼續進行古吾道我正爲這件事在此躊躇要同你們商量我想這俱樂部辦與不辦本來也沒有什麼關係但看成士哉他並沒有俱樂部能力倒在我之上海風道士哉這人我佩服他能在這些遊戲事上專用全付精神聽說他辦的那張杭報消路着實不錯古吾道這個是當然的杭州人的眼睛本同綠豆般大這一張杭報又是小報中的先鋒自然要佔優勝地位了我現在也想去辦一張報與他競爭一下這件事少不得要借重老兄海風道辦報一層我早就想發起了可是人才不易古吾道我看一齋青蓮二人筆墨甚是不錯而且爲人也和氣非凡雖說是偏于

菊芳一面。其實也是士哉方面的友誼關係。近來他二人同我時常來往。我的二十首比紅詞也給他們看過。他們也頗謬獎了一番。我想去連合他二人出來。海風道。你看怎樣。海風道。倘得二人應允。自然易於成功。我沒有不替成的。古吾道。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分頭籌備。務要達到目的。纔是。海風道。我們這籌劃的方法。最好要縝密些兒。將來我再同你慢慢相商。因為近來杭州辦報的人實在太多。今天遇着范滌明。他也說要辦一張什麼虎林報。恐怕這幾天就要出版了。古吾道。這姓范的不是從前做新戲的范五麼。海風道。就是他哩。古吾道。聽說城站第一台。日內就要改做文明戲了。大約范五又要乘這一個機會。捧捧他的同道。也未可知。海風道。這倒未必。今天聽他口風好像極端反對這一班文明戲。大約他們也各有黨派呢。古吾道。文明戲我倒許久不見了。將來開演之後。大家也要去賞識賞識。可以換換味兒。海風道。論起文明戲來。其實極合通俗教育的宗旨。可惜近來那班演戲的人。流品甚是不齊。聲譽不免墮落。聽說這回第一台聘的乃是民鳴社。倒着實有些好角兒在內。古吾道。今晚貴紅演小榮

歸。你可去看海風道。這齣戲常遠沒見。一定要去看的。當下二人又談了一會閒話。就到外面吃了一餐夜飯。同往遏雲舞召。這且不表。再說這傭餘俱樂部。過了幾天後。也就無形消滅。但是古吾還忙着要與貴紅辦報。這日特地到海風辦事的公司裏去商量辦法。恰好海風沒有出去。見了古吾。忙問部中的事情都已結束好了沒有。古吾道。已算是草草就緒了。海風忙請他到會客室坐下。慢慢的同他談到辦報一層。古吾的意思。想聯絡一齋同青蓮二人。向海風可以爲然。海風道。這是再好沒有。但不曉得二人可肯答應。何不找他們仔細談談。探聽探聽意思怎樣。古吾道。既然如此。我就與你同去。海風道。這也使得。當下二人就出了公司。喚了兩部黃包車。乘着到青蓮公館內一問。不料青蓮剛剛出去。古吾問他家人。可知道到那裏去的。家人答稱。聞說到憲兵司令部莊先生那裏。二人祇得又到憲兵司令部。可巧這時已是四點多鐘。部裏已經停止辦公。二人忙問軍醫處的護兵。可知一齋到那裏去的。聽說是到第一台去了。海風道。大約是去看文明戲去的。我今早看報。好像今天文明戲排的是一齣杭州時事。

新劇叫什麼船妓打客人。或者他二人好奇心重。故此要去見識見識。古吾道。文明戲唱了好幾天了。我們還沒有看過。今天不妨順便前去看看。也算新新耳目。海風道。我也這樣想。二人一路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已走到羊壩頭。古吾道。我們還是叫車去罷。海風道。自然是要坐車去的。二人正待叫車。忽聞身後來了一部包車。踏着車鈴。叮叮鐺鐺的一陣亂響。古吾回頭一看。見包車上坐的乃是浙潮報的主任岑兼安。忙招呼道。兼安兄到那裏去。兼安見是古吾。急喚車夫停了車子。走下來與古吾握手道。我們有好幾天不見了。老兄此刻要到那裏去。又向着海風道。海風兄這幾日爲什麼沒有大作賜刊敝報。當真是惜墨如金麼。海風未及答話。古吾已搶着說道。我們想到第一台去看文明戲。你匆匆的有甚事情。兼安道。如此我們倒是同道。古吾道。你也要看戲去麼。兼安道。因爲他這齣杭州時事新劇。與敝報上次的花選。恐怕有些關係。所以要去看看。海風道。既然都是到第一台去。等我們叫好車子。一同走罷。兼安古吾都說很好。當下就喚了兩部街車。古吾同海風。分別坐着。兼安上了他自己包車。三人一路往

第一台而去。到了第一台門口。自有案目招待入座。這時台上趣劇。剛才演完。接着一陣軍樂之聲。攸揚動聽。稍停正劇就要登台。古吾等四邊留心一看。並不見一齋與青蓮影子。心想他們或者未來。好在來日方長。明天亦可同他商議。當時就一心看戲。別的不去管他。不一時正劇開幕。台下人莫不一個個注意劇中人的舉動。因為這齣戲是杭州時事。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看來自然格外留心。古吾對於此事。却不十分明瞭。因回頭向兼安問道。究竟此劇是怎麼一回事呢。兼安道。此事其實也不算得什麼希奇。說時指着台上所扮的兩個油頭少年道。這就指我們浙江民意代表省議員內的兩個人。他二人素慣尋花問柳。平日同着一般篋片朋友。東闖西鬧。堂子裏人見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却不便十分得罪他。可巧江干船上有個妓女寶珍。當選了花國大總統。他們的老前輩。前清的花榜狀元高鳳仙。見了有些不服。說這一班嫖客。祇曉得拍小孩子馬屁。因此對於客人。就不時疎慢起來。加之自己又結識了一個恩客。越發肆無忌憚。偏偏有一天。這兩個寶貨。在高鳳仙那裏請客。席面上大說寶珍的好處。鳳

仙自甚不樂。後來偏又翻臺到寶珍那裏。接二連三去叫鳳仙的局。鳳仙恐怕他們有意侮弄自己。拒絕不去。又因他那恩客來了。就越發裝模做樣起來。那寶珍家的龜奴。見高鳳仙三番兩次不肯前去。不免在這幾位大人先生面前。搬動了幾句是非。他們這班人是素來不服氣的。何況在妓院裏。頭豈肯輕輕的失去臉面。當下衆人互議一番。沒有等到散席。就趕至鳳仙那裏。仗着有些醉意。不三不四的質問了鳳仙幾句。鳳仙也不肯輸氣。就同他們爭吵起來。這班人便立時動武。打了一個落花流水。尙以爲吃了妓女的虧。心裏不肯干休。第二天就在審判廳裏提起刑事訴訟。鬧了有好幾個月。纔模模糊糊判了鳳仙家的龜奴兩個月徒刑。大約還是鳳仙的老牌子。在外面託人調停。始能如此從輕結案呢。說着台上已演到鬧院一幕。演員做得窮形盡相。淋漓酣暢。到十二分。台下看客。不由不齊聲拍掌。正在這個熱鬧當兒。忽聽樓上包廂內一片詭譎之聲。而且都是鶯嬌燕脆。這時台上台下的視線都移。注到那發音所在。古吾與兼安也仰起頭來觀看。兼安不覺詫道。怎麼鳳仙今天也來看戲。又仔細一看。道他

明明同寶珍在那裏拌嘴呢。這事倒新鮮得很。我定要去探聽一個明白。真是絕好的新聞資料。古吾道好的好的。就請你去做偵探罷。當下兼安就立起身來。飛奔上樓。正是無端紙醉金迷地。忽聽鶯囀燕叱聲。欲知鳳仙寶珍究竟爲了何事爭吵。下回再爲分解。

第十三回 優孟登場亦諷亦諫 斯文掃地爲利爲名

兼安剛走到樓上。却見高鳳仙寶珍等。同着幾個娘姨。并一班吃戲園裏飯的人。蜂擁一般。走進賬房而去。那班彈壓警察。同着戲館內執事人。正在那裏高聲喊勸。叫看熱鬧的各回原座。以免擾亂秩序。兼安是戲園裏無人不認識的。當下就分開衆人。走進賬房。祇見前台經理陳次銘。正對着高鳳仙等笑嘻嘻的在那裏說話。看見兼安進來。連忙說道。兼安先生。來得正好。倒要煩你做個和事老呢。這時鳳仙等也都過來。與兼安招呼。兼安忙問何事爭吵。鳳仙憤憤的道。我們的事情。別人瞞得了。秦先生是瞞不了的。上次同那班寶貨。吵了一場。也算不得什麼事。戲館裏却偏偏要編着新劇。拿來

賣錢已經是不近情理。何況又油鹽醬醋的。亂加了一頓。簡直不曉得把我們當做什麼人了。說着又對寶珍一瞧道。我方才實在耐不過去了。就不免說了幾句。偏生有幾個浪蹄子。還帮着那班不要臉的戲子辯嘴。說我氣量太小。秦先生你想想現在世界。可是反了。怎麼一些些的小東西。也配來對我說話。不是我誇一句口。隨便什麼市面。眼睛裏都會見過。他不過仗着年輕。弄來一個大總統不大總統。就青天沒有箬帽大說着人家。可曉得我鳳仙在前清的時候。也還是個花榜狀元哩。兼安見他夾七夾八的說了一大頓。心中實在好笑。又不好擺在面子上。祇得忍住道。天下事。虛者是虛。實者是實。就是四城門去貼告示。也還有不識字的揭去。你何必爲這點事生着氣呢。人家罵你。可祇當做不聽見罷了。兼安話未說完。寶珍已鼓着嘴道。這真是氣數了。好好的看着戲。怎麼無緣無故。開口罵起人來。又對着鳳仙道。你不要依老賣老。罵人家浪蹄子。像你這樣的狐狸精。世間真是少有。鳳仙臉紅氣急的又要爭辯。兼安忙把寶珍扯過一邊道。你們都是要好的姊妹。何必今天因爲看戲。竟然看出氣來。說着又責

備次銘道。千不是。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什麼戲不好排。偏偏要排這一齣戲。弄得人家姊妹淘裏傷了和氣。我看明天罰你每人家裏各排個雙雙臺。賠個禮罷。次銘道。你們這班報館先生。着實利害。纔說了幾句話。就預備着要吃酒。兼安道。我又沒有一定叫你請我。次銘道。不要說笑話了。正正經經的可勸他二位不要鬧罷。說着又含笑對鳳仙寶珍道。論理我們不該排這一齣戲。不過戲園裏也是營業性質。你們總得原諒些兒。至於演員方面的事。這不是我前台經理可以說的。但是據我看來。他們也不是有意來侮辱你們。要曉得是吃了這一盤飯。做一樣自然要像一樣。況且文明戲與老戲不同。又沒有一定規矩。都是要見境生情。隨意發揮的。雖然他們言語中間。有些傷觸你們之處。可也是出于無意。至於你們二位自己的事。我更不好說着什麼。總望大家寬讓些就得了。說完又向鳳仙勸道。你是個老前輩了。也不必同寶珍計較。寶珍平素倒也不是促狹的人。總而言之。請你們顧全我們營業。我就感激不盡。本來這一齣戲。要想連演三夜。既然有對不起你們的地方。我們明天不唱就是。今天却已將要演

完。不能就此中止的了。次銘這一席話。說得面面週到。真是刀切豆腐兩面光。當下鳳仙同寶珍二人。碍于平素的面子。也不好再說什麼。可是兩下裏的私仇。却彼此絲毫未釋。兼安見已無事。急要下樓。報告古吾。遂卽笑嘻嘻的對鳳仙道。你再不要生氣了。明天準叫老陳吃酒賠罪。說畢。逕自下樓。鳳仙與寶珍各鼓起着嘴。餘怒未息的悻悻而去。次銘祇得陪着笑臉。送到賬房門口。他二人也不說什麼。各喚各的娘姨。料理出城不提。且說兼安跑至樓下。在原位坐下。就將樓上所見所聞。帶說帶笑的告訴古吾。海風古吾道。這真是一樁好笑話哩。海風道。明天兼安先生的報上。多了一段資料。寫出來一定好笑。此時台上已演至審判一幕。那飾法官的正同飾高鳳仙辯護的律師。在那裏開始辯論。聽那飾律師的說道。古人設立女閹。本是調劑一般作客他鄉的商人。因爲知道他們在外日久。不免思家。恐怕戀戀妻孥。無心經紀。因此設立妓院。使他們可以藉此開懷。把思家的念頭減去。其實也合科學上的生理作用。到了後來。嫖妓的人。却不限定商界。以致紈袴子弟。遊手好閑。彼此紛紛留戀。這個倒也不去管他。至

于本案的原告自稱是代表民意的省議員。省議員是人民的喉舌。責任何等重大。一省事情很多。何以不去想幾樁出來替人民興利除弊。却也學那班浮浪行爲。日夜尋花問柳。堂堂的民意代表。可以公然嫖妓。那麼妓女自然可以打他。也可叫他們警戒。警戒……剛剛說到這裏。台底下就是一陣拍掌聲。古吾也對着兼安道。好利害的說話。真像是一個律師呢。海風道。聽說這人就是新劇界的中興偉人。鄭什麼。兼安道。不錯是他。古吾道。難怪有這麼一番議論呢。台上的法官道。貴律師講的話。果然不錯。但是與本案無關。我們談的。乃是法律。不是背什麼歷史。現在的高鳳仙。既有加暴與人的行爲。就應依法判決。姑念他是個女子。從輕發落。判他拘留二個月。不服。可以上訴。那律師又辯白了幾句。法官復道。我若是不罰他們。以後我們也難免要去玩玩。萬一被他們打了。他們有前例。可援。我們倒作法自斃了。說完這句。台下又是一陣的拍掌。古吾道。這個做法。官的調侃。世人不少。正想再看下去。祇聽一聲胡哨。那幕已經閉了。海風道。就這樣完了麼。一言未已。但見台上掛出一塊牌來。上寫「時候已到。明日

請早。」八個大字。古吾道。怎麼此刻纔十一點鐘。就要散戲館了。兼安道。這也是受戒嚴的影響呢。說着三人立起身來。隨着大衆。出了戲館。各自分道回去。按下暫且不提。再說張天石。自從創辦戲劇日報以後。對於小銀鈴越發起勁。其實他同小銀鈴。並無一面之交。不過天石爲人。表面上雖很忠懇誠實。骨子裏頗有機變。他本來是一無恆產的人。藉此想發些小財。維持生活。但是戲劇日報的銷路。不見得十分興旺。小銀鈴一方面。雖幾次三番想去撈些津貼。苦于不得其門而入。因此一個人坐在報館裏。盤來算去。總沒有什麼法子。不覺嘆了口氣道。眼睜睜又要到月底了。印刷紙張房租以及其他各項雜費。都要支付出去。無論如何。按着收入方面。總覺不敷支出。萬一就此關門。豈不丟了自家顏面。後來整整想了幾個鐘頭。頓足恨道。常言說得好。人急弔梁狗急跳牆。我張天石。真已走入絕路不成。正在這個當兒。外面走進一個人來。天石抬頭一看。乃是他的好友王次郎。正想開口招呼。祇見次郎先笑嘻嘻的道。天石兄。你又要在這裏運用腦筋了。真真是自討苦吃。我看你還是算了罷。此刻時候還早。我今天想

請你到桃花巷老五那裏去打場牌。且等吃了晚飯。再來編輯稿子罷。天石道。講到稿子。倒不要我費心。大約總有人家投得來的。次郎道。萬一沒有投來。怎樣。天石道。那也不用着急。還有我兩個帮手呢。次郎道。你什麼時候請來兩個帮手。怎麼我沒有見過。天石撲嗤一笑道。看是你看見過的。不過這兩位仁兄。不會說話罷了。次郎靈機觸動。到此纔會意。不覺笑指着桌上一把剪刀。一碗漿糊道。莫非就是這兩位麼。天石道。不是他們。是誰。說罷哈哈大笑。次郎道。頑話不必講了。你今天究竟可答應我到桃花巷去。天石道。要去可以同去。但我有一肚皮的心事。去了也恐怕沒有興致。反連累你們沒趣。次郎道。你有什麼心事。說出來給我聽聽。或者可替你想想法子。天石道。別的我沒有什麼。祇爲我這張戲劇日報。自從出版以來。勉強支持到今。已經精疲力盡。別的不必說他。但講金錢上頭。也不見得有甚盈餘。照這樣做將下去。實在覺得索然無味。想起日後的難處。真叫我憂心如焚。所以很有些躊躇呢。次郎道。我從前就同你說過。小報沒有辦頭。你還說我不懂這裏頭的事。如今看將起來。倒是我這樣的人。比你們

逍遙快樂不像你們耽着一肚皮的心事。真是頂着石臼做戲吃力。不能討好。若是早些信我的話。那就好了。天石道事已至此。懊悔已經不及。你可能替我想個法子維持下去。次郎道我近來經濟也很窘乏。那裏有這筆閒錢辦報。老實說一句話。我就是有錢也不情願拿來辦報呢。天石道這個我也曉得。但是我並不是要你拿出錢來維持。因知道你的腦筋靈巧。想叫我替我弄個法子出來攬些錢開銷。次郎即沉吟了一會道。我聽見人家說前次浙潮報裏的岑兼安發起了一個花選。倒着實撈摸了些錢。你何不抄他一面老文章。或者也能夠同他一樣。天石道這樁事我也想過。但是我這張報明明搨着戲劇的招牌。怎能去做這花選。頑意人家不要說我越出範圍。次郎道這樣看來。天下事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了。你先前取這個名字的時候。何等得意。常常對我說這兩個字是投合。現在一般捧角家的心理。銷路一定很大。不想現在却事事出你意料之外。就是想到了題目好去弄錢。偏偏又被這兩個字牽住。這才是作法自斃哩。天石道人家叫你想些法子。你倒旁敲側擊的來罵人。真是豈有此理。次

郎笑道。這個就算我的不是也好。但我來了已好半天。連杯茶也沒有吃過。你還是誠心請人出主意麼。天石道。不料你這個人。這樣計較起來。大約你的嘴也說乾了。我就給你一些水喝。當下叫過館役。與次郎倒了一杯茶來。次郎喝了一口茶。又思索了幾分鐘。不覺拍着手笑起來道。我兩人真可算得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了。我記得從前戲班子裏。有什麼菊榜狀元的徽號。何不用這一個老法兒。開他一回菊選。說時又把眉頭一皺道。阿呀。現在時代是沒有狀元的了。必須另外想個名稱纔好。天石聽他說出菊選二字。心頭早已觸動。此時聽見次郎還在那裏執心名稱問題。不覺也笑着道。你這個人看來。真有些懵懂了。現在一般人所辦的花國選舉。不是把狀元兩個字。改爲大總統麼。我們何妨也用這名目呢。次郎道。不錯不錯。我包你這件事做將出來一定順手。天石道。那倒未必見得。因爲雖有了好題目。也還要好做手呢。次郎道。你打算怎麼樣入手。天石道。我想一面發表啓事。一面託幾個朋友。在報上鼓吹起來。并且還有一個好法子。可以推廣本報的銷路。說句不好聽的話。就是可以掬幾個錢。次郎道。

你有什麼好法子。一定說可以弄錢的呢。天石道。我這次菊選的分數。是每天發表。以投票爲標準的。一張票算做一分。而且這種票子。不能隨意亂寫。我每一張報上刊有一張選舉票。一定要用這張票子投來。纔可以算做一分。還有一層。這大總統的資格。完全沒有限制。無論男的女的。都可入選。只要比較分數最多。就算是當選了。另外却限定一個日期。作爲投票終止。祇要這麼一來。那一班捧角家。要想把他所捧的角兒。抬到大總統地位。一定拚命買票子。爭着分數。我這張報不是跟着這裏頭。一日千里的興旺起來了麼。次郎道。法子果然是好。但你既有限制的日期。萬一到了期限。比較分數起來。有好幾個人同樣。你難道每人加他一個大總統的徽號不成。天石笑道。這裏頭。又別有奧妙了。我正想利用這個法子。可以騙些瘋字號。捧角家的錢。只要我揀他們投票最多的人。故意捏造許多別人的分數來抵抗他。一面再叫人去同他們說某某人有總統希望了。使他們輸錢不輸氣的各來競爭。我又可多一筆例外的進益。倘是他們不理我這盤帳。我可以到捏告最多分數的角兒。那裏想些法子。撈幾個錢。

就是幾方面都不理我講一句極頂話也可以白送一個大總統頭銜與唱戲的他總得要感我情的次兄你看是不是呢次郎道你既有這樣一篇大政策早先爲什麼想他不到可見得人的心思好像是一把鎖祇要配準鑰匙就能大開特開所以這件事發表以後你辦得有些意思可不要把我這狗頭軍師忘掉纔是說罷二人都呵呵大笑這時候已有七點多鐘了次郎催着天石將次日報上的稿子發出天石又胡亂做了一條啓事畫了一個投票紙的樣子交代印刷所裏第二日定要排出就將零零碎碎的稿子理了一理捲成一卷叫茶役送到印刷所去這纔同着次郎到桃花巷去吃飯打牌祇見桃花老五同著他的母親都笑嘻嘻迎將出來天石看老五今天打扮的格外討好不覺衝口說道老五我們好幾天不見你越發好看了難怪小玉要……剛說到這裏老五知道天石又要不說好話連忙含笑答道人家客人已來了好半天在屋子裏等你們呢有話等會子慢慢說罷次郎道他們已來了麼好極好極說着扯了天石三步移作兩步的奔將進來老五母女二人一面叫娘姨伺候茶水一面也跟

着進內。天石跟著次郎。走至後面一間小軒內。見裏面早有兩個人在那裏高談闊論。天石一眼看去。認得一個五短身材。濃眉大眼的。叫廖貴爾。還有一個骨瘦如柴。面無血色的。却不知是誰。廖貴爾看見次郎。同天石進來。連忙叫道。小王。你今天累我好等。又對着天石道。張先生怎麼你也有功夫來。你不是辦了一張什麼報。聽道發了財了。難怪近來不甚見你的大駕呢。天石見他不三不四的滿口胡言。本欲不去理他。又碍着次郎面子。只得勉強笑道。貴爾兄。倒來得好早。說完之後。也就老實不客氣。坐了下來。次郎却與他們周旋一番。又指着那瘦子對天石道。我來與你們介紹介紹。這位就是我一向對你提起的史大少爺。史溫蓀先生。天石不免與溫蓀通名道姓。客套幾句。溫蓀向天石道。張先生的大報。辦得着實不錯。足見先生高才。但是我有句不知進退的話。先生這一張報。既然叫做戲報。爲什麼關於劇界的事情很少。間或有一兩樁。好像都是人家說過。新鮮的。却一些沒有。譬如唱髦兒戲的小銀鈴。現要嫁與……溫蓀說到這裏。次郎便打岔道。時候已經不早。我們可打牌罷。有什麼話等會也好說的。溫

孫道。那麼就叫他們挪桌子。貴爾聽見打牌。心內也着實歡喜。可是他身上連小銅錢也沒有一個。那裏好說些什麼。祇把眉頭皺着。故意吞吞吐吐的道。怎麼你們要打牌呢。小王爲什麼早些不告訴我。弄得人家沒有預備。我看還是明天再來也好。次郎知道他素來行徑。不名一錢。今天本沒有去邀他。祇爲內中所約的兩個朋友。都因有事不來。恰巧去找天石的時候。在路上遇見貴爾。說起請客的事。貴爾就舉荐了史大少爺。說着實可以撈些現貨。次郎聞有利可圖。卽便答應了他。現在見他支支吾吾。知道是要在場面上弄史大少爺的錢。當下也不說什麼。果然那位史大少爺說道。打一場牌。虧你要預備什麼。次郎笑道。你不聽見老廖在那裏怪我。其實是財政司沒有帶出來呢。溫孫道。這點子算得什麼。老廖你要多少。等會子問我拿就是。爾貴一連答應了幾聲好好。次郎忙對老五說道。你叫房間裏把桌子鋪起來罷。老五道。鋪在什麼地方。次郎道。我看還是你房裏亮些。老五笑着出去。天石聽見溫孫說出小銀鈴要嫁五字。知道其中必有妙聞。急欲聽他說將下去。不想被次郎打斷。心中着實不快。此刻又央

着溫蓀道。橫豎他們料理起來。還有好些時候。你何不把小銀鈴的事說給我聽。等會子碰了和。大家要把心思用在牌上。那有功夫來聽你呢。其時次郎已到老五房內去了。貴爾也不來打岔他們的話。溫蓀因笑着答道。張先生你的性子真急。但這件事說起來很是話長。恐怕這一些些時間講不完呢。天石道。你何妨把大略說一些兒。溫蓀道。我有一個朋友姓黃。就是清吟巷黃相國的後代。看上了小銀鈴。心裏想要討他。託人去同他家裏說過。他的家裏說要五萬洋錢身價。天石把舌尖一伸道。真好大的口氣。溫蓀正要往下再說。可巧老五的娘來催他們入局。溫蓀就興忽忽的起身先走。天石無奈。祇得同着貴爾也跟了出來。這時已有上燈時分。大家祇打了四圈牌。就連忙吃飯。那天可巧溫蓀一個人大輸。天石恐怕他肚子不高興。覺得不便再問小銀鈴的上下文。一直等到酒飯吃過。實在忍耐不住。方又開口說道。適纔老兄所說小銀鈴嫁人的那一件事。究竟這五萬元身價。貴友黃君可肯答應。溫蓀道。這却我倒沒有清楚。不過依我看來。祇要貨色對眼。銀錢上面。倒不拘的。那小黃或者也同我一樣見解呢。天

石問了半天。還是沒有一個實在的消息。心中着實不快。暗想這一班大少爺。真有些信口開河。當下也就不再多問。大家坐了一會。即便陸續散了。次郎自不必說。這天並不回去。再講天石的菊選條例。自從發表以後。果然引起一般捧角家好勝之心。那戲劇日報銷路。比前一天一天的多。將起來。天石心中甚是歡喜。這日又想起了溫蓀所說的話。就胡亂做了一篇菊訊。說小銀鈴如何能使人傾倒。現在有某公子要量珠聘去。藏之金屋。身價爲五萬金云云。後面還照例加了幾句羨慕的話。又綴了願有情人。都成眷屬的一句心。想這一來。可以抬高小銀鈴的身價。自然要設法叫他做大總統。自然人家沒有話說。過了幾天。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寫了一封信。叫人送到小銀鈴那裏。信中說些什麼。不用做書的表白。看書的當然可以明白。無非要貫澈他那唯一主張罷了。小銀鈴接到了這封信。問是那裏來的。送信人回說是戲劇日報館。不料小銀鈴的娘。聽見戲劇日報四字。不覺怒從心起。把這封信搶將過去。惡狠狠撕做好幾十片。還把來人大罵一頓。叫他回復那寫信的人。以後不要再在這裏瞎轉念。頭小心。

吃老娘的拳頭。祇把個送信來的小僮。弄得莫名其妙。但看苗頭不準。祇得一溜烟跑了回來。看官們可知道小銀鈴的娘。爲何如此發怒。其中有個緣故。就是天石不該把小銀鈴要嫁人的事。宣佈出來。其實乃是姓黃的一面之詞。他想要討小銀鈴回去。小銀鈴的娘。並不贊成。因爲小銀鈴正在走紅的時候。正想靠他撈幾個錢。他們又是北邊人。常說南方人奸滑無比。深恐女兒大了。受了人家煽動。發生婚姻問題。將來有許多的不便。所以故意要五萬元的身價。明知姓黃的一時萬拿不出。可以嚇退了他。這件事當時連小銀鈴都瞞着。不想被天石在報上宣佈出來。弄得戲班裏無一不曉。就有人傳到銀鈴耳朵裏去。還有人鼓動銀鈴說。既有這樣戶頭。你的娘不該這樣亂敲竹槓。竟把事情弄僵。真是可惜。銀鈴被他們你言我語。受了激刺。不免甚是心動。雖不好同他母親說些甚麼。可是一天到晚。總是懺懺不樂。沒精打采似的。他的娘知道其中必有原故。幾次三番去試探他。纔被他得着了些蛛絲馬跡。又有人告訴他。這消息的來歷。是戲劇報裏傳出來的。因此他就遷怒在戲劇報身上。偏偏這日天石送信去。

不免觸動心火。所以不分皂白。把送信的罵了個狗血噴頭。這小僮回到報館。就一五一十的告訴天石。把個天石氣得三尸神暴跳。暗想我若不顯些顏色他看。那裏曉得我們利害。因從這一天起。就換了一副心腸。每日在報上大罵銀鈴。不是說他在上海。姘馬夫。就是說他在杭州。與那一個結不解之緣。直把得小銀鈴罵得一錢不值。但天下事物。極必反。天石祇顧他罵得爽快。不知他們這班唱戲的人。也不是好惹的。況且你涉及他的私情。既然拿不出什麼真憑實據。照法律上說。就是有意毀壞他人名譽。便有幾個捧小銀鈴的。在他娘的面前搬弄是非。叫他到審判廳去控告。要天石賠償名譽。銀鈴的娘。起初聽見了打官司。並不十分願意。後來聽說賠償名譽。可以叫他拿出錢來。心頭不免大動。加之小銀鈴也恨天石入骨。在旁竭力慫恿。當有一個姓邵的人說。不如先請律師。寫信質問。限他幾日答復。否則再去提起訴訟。較爲名正言順。銀鈴的娘聽他說得不錯。依着他辦。不到數日。天石正在案頭整理待發的稿子。手裏拿着一篇剛投到的滑稽文字。忽然從外面送進一封杜律師的信來。拆開一看。不覺目

瞪口呆。唬了一跳。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詭計偏逢詭計人。欲知這杜律師信內是何言語。下回再爲分解。

第十四回 刻羽引商各懷目的 環肥燕瘦獨出心裁

原來這一封信是小銀鈴方面所請的律師。叫什麼杜萬同寫來的。天石接了。連忙拆開觀看。祇見上面寫着。

戲劇日報大主筆。天石先生大鑑。茲據敝當事人小銀鈴女士面稱。連日貴報登載侮辱女士之論文。含沙射影。嚼血噴人。顯係有意毀壞他人名譽。爲此委託本律師代表致函台端。須知有文必錄。雖新聞家之天職。然關係各個人之文字記載。必當本諸事實。倘信口開河。取快一時。不特受者有名譽上之損失。抑亦失新聞家固有之人格。至於有意毀壞。含有他種作用。尤爲法律所不許。先生主持大報。當能瞭然。無待贅言。惟望先生能提出敝當事人行爲不端之證據。俾敝當事人知過而改。感且不暇。否則按諸法律。有賠償名譽損失之專條。本律師自當盡保障人權之責任。依法提起訴訟。聽

候解決。敢進直言。維先生圖之。律師杜萬同代表小銀鈴啓。

天石看完此信。心中又氣又急。把他向桌上一丟道。我張天石也總算是個能幹的人。不想現在倒要敗在婦人女子之手。那真非我始料所及了。後來又轉念一想。道。這其中必定有人在那裏指使他們。不然那裏會去請律師。我祇道他們這班唱戲的人。不會有這一着。棋子。可想他偏偏走到這着上去。照着這樣看來。天下的事。總不能打如意算盤。但是這封信說得甚是利害。若是置之不理。當真提起訴訟。那時去同一個女戲子對質公堂。豈不是一樁笑話。若是被他這樣一嚇。就嚇軟了。以後人家都效尤。起來。我這張報。豈不要關門大吉。我看這件事。還是去託個朋友。到這寫信的律師那裏探聽口風。想些法子。把他打消。方與我這菊選政策。不致有碍。那纔轉憂爲喜。連忙叫館役倒了一杯茶。一面喝着茶。一面想去託一個人。等到這杯茶喝完。忽想着平時的。朋友雖多。知己却少。就是次郎這人。萬一記他前去疏通。保不定也要來敲幾個錢。其餘更不必說。後經左思右想。却想到孔佛樣身上。他現在政界裏當着差使。當然有些

場面託了他。自然比較一班吃空心飯的好些。當下主意已定。就連忙將理好的稿子發到印刷所。又把那封杜律師的來信。藏在懷裏。走將出去。叫了一部黃包車。到蒲場巷一個財政機關裏。去看孔佛槎。恰巧佛槎沒有出外。門上的人。把天石的名片。遞到裏面。佛槎一看。叫請在會客室相見。自己急忙走將出來。天石見了佛槎。便問這幾天爲什麼沒有出來。可是又在那裏幫着做人家。五月曾孫呢。佛槎道。是常出來的。不過你那邊卻沒有到你。你說什麼做五月曾孫。這話我倒不明白呢。說着公役送上兩杯茶來。天石喝了一杯茶。笑道。這不過是個捧角家說笑話罷了。前兩日有個唱戲的娘死了。一般捧他的人。就如喪考妣一般。做了些痛哭流涕的文字。最好笑的是說這個戲子。接到他娘的死信。就立刻想輟演。表示他的孝思。到後來忽又援着人家墨絳從戎的例。拿起情來。這班捧角家。就恭維他到二十四分。可巧有位滑稽先生。代這個唱戲的做了一篇訃文。寄到我報館裏來。措詞着實滑稽。而且把這般捧場的人都放在哀。五月曾孫裏頭。從前人家說捧角家是伶人的孝子賢孫。現在到真應了這句評佛。

樣兒。你想這不是絕好的笑話麼。佛樣道：這倒有趣得很。不曉得那張稿子，你可曾帶在身邊。天石道：我早發出去了。明朝可以在報上見着。佛樣道：那倒是你們報上的好資料。不過據我看將起來，這位先生未免太刻薄些。捧角家果然不好，但也不至是人家的。五月曾孫呢。天石笑道：大約你的意思還想做人家的半子不成。可惜計文上的定制是沒有半子名字的。佛樣道：你倒來打趣我了。其實捧場兩個字與捧角兩個字，我想有些分別。捧場雖然也是捧角，可是換一句話說，每天要到場子裏去竭力喝幾聲彩，鬧得人頭腦多疼，竟同胡調黨有些相彷彿。所以處處被人家看不起。若是日子久了，恐怕連受捧的角色也有些討厭着他。這真是何苦呢。天石道：那我却不相信。大凡唱戲的人，聽見有人叫好，沒有一個不歡迎的。那裏還會討厭着人。佛樣道：話雖不錯，但是其中有個講究。譬如一個角色，他的唱工很好，腔調又圓，喉嚨又亮，唱到好的地方，不要說是捧他的人，就是隨便什麼人，都要喝一聲彩。他受了這個彩聲，知道台底下都是賞音識曲的人，越發振刷精神的唱將下去。結果唱的聽的兩方面都十分滿

意。倘若你不論他好的壞的。一百二十四個都是叫好。在唱的一方面。知道是一班瞎眼捧角家。橫豎好壞都有彩喝。就模模糊糊的唱了下去。可是一班真正看客。倒以爲這齣戲唱得不好。他的名譽就生生斷送在這班人手內。表面上雖不敢十分得罪他。暗地裏卻不知怎樣恨着。巴不得永離左右。還有一班唱戲的人。他的藝術本來不十分好。却很巴圖上進。譬如今天新學了一個好腔。晚上上台。就想試上一試。因爲自己嗓子不夠。有了這個挺好的腔。或者可以非常動聽。不想腔還沒有要完。接着就是一陣彩聲。竟給他掩了下去。別的一班看客聽了。定要生氣。天石兄。你想這唱戲的人是氣着他們呢。還是感着他們呢。天石道。想不到老兄近來研究戲劇的程度。倒着實有進步了。佛槎道。不論什麼事情。祇要多做一天。諒來總多一點經驗。天石恐怕他還要說將下去。誤了自己大事。連忙岔住他道。佛槎兄。這真是聆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了。但是我今天到老兄這裏來。有件小事。要想奉商。不知老兄可肯幫我些忙。佛槎道。有什麼事。可請說給我聽。倘是我力所能及的。自當效勞不辭。天石道。這件事說出來。又

是好笑。又是好氣。言時便從衣袋內摸出杜律師那一封信。遞給佛槎。佛槎看了一遍。道。原來有這樣的事。那真是人心難測了。天石兄。你預備怎樣對付呢。天石道。我因委決不下。故此特來同你商量。要請你代我想個法子。佛槎道。我看這件事。總以掩蔽過去爲是。萬一張揚出去。大家都有些不好看。天石兄。你想可是。天石道。我也是這樣想。不過解鈴還是繫鈴人。這事必須要同杜律師商量才好。佛槎道。那個自然。但做律師的人。乃是不好惹的。多少他總是沾些油水。方能罷手。而且自己不能上門去討他的情。萬一他打起法律話來。還要說被告方面違法呢。天石道。我就是想到這一層上。覺得甚是爲難。因曉得你在這裏頭。頗有些手面。所以特地過來。同你商量一下。要想費你的心。替我辛苦一趟。彼此是知己朋友。我不說什麼客氣話兒。可是心裏頭總有數的。佛槎道。天石兄。你不必客套。講到你的事情。就同我的一樣。要分什麼彼此。但是律師方面。這却不便前去。因我同他並不十分熟識。難免把事弄僵。反恐对不起你。天石道。我的意思不是一定要你親自前去。好在老兄你相識的人很多。總有幾個認得杜

想師的。請你代我轉託轉託。佛槎把頭低着沈吟了好一會。又把頭點了幾點道。我到律起一個人來了。說起來大概你也認識。就是那黃忝教。天石道。可是那做杭州黑幕的。友朋佛槎道。正是天石道。這人我久知他的大名。可是沒有會過。他同杜律師要好麼。佛槎道。他這個人。不論三教九流裏頭。都有幾個要好的人。否則那裏會做這部杭州黑幕。天石道。他同老兄的交情何如。佛槎道。我與他雖然沒有十分深交。彼此尙說得投機。而且對於律師方面。一定要用這一班人去說。纔沒有錯誤。天石道。如此很好。請你趕快去拜託他罷。佛槎道。我今天晚上去看他就是。天石道。此刻我還有些小事在身。要告辭了。這事總要重託老兄。佛槎笑道。你又要來客套了。但是這件案能不能就此消滅。也還有一個問題。你倒慢着謝我呢。天石道。依我看將起來。有老兄從旁吹噓。總消滅得容易些兒。說着立起身來要走。佛槎也不再留他。祇說了聲明朝再會。彼此就此分手。這天晚上。佛槎果然去找到了黃忝教。同他商量。忝教這人。倒也爽快。居然一口答應。代他們從中和解。第二天就跑到杜萬同那裏去探聽口風。知道杜萬同

不過得了小銀鈴幾塊錢的寫信費。並沒有訴訟上的委託書。當下就着實弄些玄虛去打動他。杜萬同曉得黃忝教是個著名箋片。近來又搨着宣佈杭州黑幕的招牌。不好十分拂他意思。就與他秘密訂了一個條件。叫天石破費慳錢。請一次客。一面故意抬高律師公費。叫小銀鈴方面不敢輕于嘗試。小銀鈴的娘本是一錢如命的人。起初不過一時氣憤。又經着許多人慫恿。纔去請律師寫信。就是這寫信的錢。還是一個捧角家墊出來的。如今聽見杜律師說。進行訴訟。公費很大。果然嚇住了他。暗想萬一攪雞不着。失把米。豈不冤枉。所以便不十二分上緊。把這一天風雨。就此化爲烏有。天石非但感激忝教不置。并且同佛槎的交情。也就日深一日。忝教又歡喜提筆弄文。時常在戲劇日報裏做些東西。天石更是歡迎。有一日。忝教做了一篇劇評。興匆匆的去交與天石。剛剛走進編輯室內。見天石同佛槎兩個人。都低着頭。撲在桌上。不知看些什麼。忝教正想湊上去看個明白。恰巧天石聽見有脚步聲音。回轉頭來。見進來的是忝教。不覺嚷道。忝教兄。你來得正好。請你來看看這班評劇家的笑話。佛槎知是忝教。連

忙立起身來招呼。忝教道：「又是什麼笑話，讓我來見識見識。」說着也俯下頸去，祇見桌上放着一張杭州報。天石指着那劇談欄內一篇遏雲舞台願曲記，對忝教道：「請你仔細看罷。」忝教忙把眼睛湊近，細細觀看，祇見這篇稿子，其名是不凡二字，開頭一大篇都是老生常識，沒有什麼出色地方。直看到最後一段，是記的恩笑峯斬黃袍，着實恭維一番。中間有一句恩伶唱（孤王酒醉桃花宮）一段流水，抑揚頓挫，圓轉自如……

忝教看到這裏，不覺哈哈大笑。朝着天石佛樣道：「大約笑話就出在這流水上呢。」佛樣道：「對的對的。」天石道：「別的戲也許不曉得，像這樣眼前的戲，還會弄錯再要作什麼孽評什麼劇，真是豈有此理。」忝教道：「這就叫醜人多作怪，這不是同前回那個一段倒板的評劇家一樣麼？」佛樣道：「評劇雖是遊戲，也要鄭重下筆，不懂甯可藏着不說，萬一大言不慚，旁若無人，不知道笑話一出，被人家罵得比什麼還要兇呢。」忝教道：「本來杭報上頭祇有幾個做詩做文的人，還可看看。若要論到評劇，不是我說一句不知進退的話，不要說杭報沒有這樣的人才，就是全杭州小報也沒有這樣人才呢。」佛樣道：

忝教兄這話未免太過了。天下事怎能一筆抹煞。杭州的評劇家雖然不好也不會連二六板都不曉得呢。忝教知道自己言語不慎未免有些傷觸佛樣恐他動怒忙改口道。佛樣兄不要誤會。我不過指這班一無知識的評劇家而言。若似你這樣知音識曲。真是鷄羣之鶴。我很崇拜着呢。天石道。你們二位不必多說。我想像這種不識廉恥的評劇家。總要給他一個教訓。纔是請你們二位先出馬討他一陣可好。佛樣道。這個不凡。他複姓歐陽。與我有些認得。不便去翻臉罵他。若是改個名字去罵。恐怕他當着無名小卒。不足輕重。還是請忝教兄做個急先鋒。等你們大戰數百合的當兒。我再從斜刺裏殺出去。助個熱鬧。天石道。如此也好。就請忝教兄馬上起稿。明天便好見報。忝教少年好勝。見佛樣天石二人都異口同聲的推他出來。也就不顧利害。歡歡喜喜的對二人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氣了。說完拿着那張杭報。到天石的辦公桌上。就提筆寫起稿來。天石同着佛樣。坐在遠遠的閑談。不去打斷他的文思。過了有一頓飯時。忝教已將稿子起好。拿起來讀了又改。改了又讀。如此有三四回。方才完事。天石見他已經

做好。就拉着佛槎去看。忝教立起來道。見笑見笑。內中有不妥當的地方。二位可不要客氣。指教一下。你我都是自己朋友。盡可研究研究。天石也不說什麼。祇拿着稿子與佛槎細細觀看。祇見上面寫着（異哉不凡君之二六）一個標點。天石道。這題目倒新鮮得很。忝教洋洋得意道。這無非要引動一班看報的人罷了。天石點了點頭。與佛槎順眼看將下去。見忝教駁得頗爲有理。因說了一聲費心費心。將稿子放在桌上。用紅筆批了卽登二字。置在一個書壓子底下。同着佛槎忝教依舊坐將下來。叫館役斟上兩杯香茶。又在自己衣袋內。摸出兩支香煙。遞給二人吸着。忝教道。稿子雖然做了。不曉得他們見了。可要答復。若是並不答復。那不是白費心機麼。佛槎道。料他們沒有不答復的。如今世界上的那一班人。誰肯讓着人家。常言道。橫理十八條。他總有一條辨得出來。天石道。佛槎兄的話。說得不錯。從此以後。我們報上不愁沒有資料。可是要勞二位的神。忝教道。本來一張報上。沒有材料。全靠同人筆戰。可以熱鬧些兒。天石道。不瞞二位說。辦報人的性質。人人各自不同。譬如兄弟就最歡喜開筆戰。因爲一開了

戰。於報紙上有許多利益。一來可以使得人家要看。二來這班平常懶得撰稿的先生們。遇見了這個好題目。多少也要來送些稿子。我何樂不爲呢。佛槎道。如此說來。你要同杭報開筆戰。是定要達到目的了。天石笑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沒有目的。怎能做事。忝教道。我可不是爲了你有着目的。纔替你做稿子呢。因爲杭報裏的成士哉。太覺看不起人。前次我有許多稿子寄去。都沒有給我登出。所以這回我偏要罵他們。叫他曉得我黃忝教也不是好惹的。佛槎道。原來你也是以公濟私。這却你有你的目的。要借着這張報。出個風頭。可是的麼。天石恐怕他們當起真來。不像樣兒。忙辨說道。那不過與你說句笑話罷了。我有什麼目的要達。其實乃是不相干的。天石微微想了一想。道。我們不要再說了罷。時候已不早了。天石兄趕緊把明日稿子預備發出一塊兒。看恩笑峯的白虎堂去。佛槎道。此次恩笑峯來。我只去聽過一次。今夜的白虎堂。是他拿手好戲。大家去看看很好。天石道。讓我來料理稿子。你二位請坐一會。忝教道。請你快些就是。天石當下就去安排第二日的報上各稿。過了一會。總算預備好了。同着黃

孔二人出了報館。直奔遏雲舞台。按下暫且慢提。再說成士哉自從創辦杭報以後。對于綠菊芳的感情。自然日近一日。而且杭報的銷路。近來也着實不錯。士哉越發得意。把之江報館的校對職務。也辭去了。就一心一志的辦着這杭報的事務。他臭味相投的朋友沈易風。此時已在學校裏畢業。闲着無事。每日便到杭報館裏辦事。有時還自己湊兩篇劇談登登。若論易風的文字。是個中學的畢業生。也還算得清順。至于他評劇的程度。老實說一句。只能夠欺欺外行。好在一班看報的人。也不是專心在這個上頭研究。所以倒被他混得過去。其實。至今世界中的年輕人。最歡喜出出風頭。難怪易風未能免俗。那一篇記恩笑峯斬黃袍的稿子。就是易風手筆。他近來用了一個「不凡」的名字。因為從前一個歐陽不凡。所以外面却還沒有曉得就是他。至于這篇稿子。不過因為笑峯新到杭州。想借此趕個時髦。彷彿做生意人的投機生意。當時並沒有十分的注意。不想被天石佛槎等看出二六流水的笑話。這也是合當有事。到得第二天。忝教的那篇質問。在戲劇日報上發表出來。易風看見着實懊惱。但自己還不

知道是自己的錯。以爲戲劇日報有意尋他開心。當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做了一篇答復稿子。並帶着戲劇報。去給士哉看。士哉看了忝教的稿子。曉得易風不是對手。因爲他是杭報的一個股東。不好十分去得罪他。而且這種筆墨上的戰爭。本來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也沒有什麼一定的價值。要是舒舒服服的讓戲劇日報戰勝。未免與自己報上的名譽不好。還不如由易風去瞎纏。即使日後失敗。也算同人家回過嘴了。所以竟贊成他同忝教開戰。易風血氣方剛的人。非常好勝。見士哉並不說他錯處。越發得意起來。連忙就將這篇答復忝教的稿謄正好了。預備發將下去。正在這個當兒。外面走進一個人來。遠遠就喊着士哉名字。士哉抬頭一看。原來是易海風。連忙立起身來。招呼海風坐下。易風見有客來。也就停筆不寫。立起身向他一看。見是海風。也就笑道。我認是誰。原來是海風先生。今天什麼風把你大駕吹到這裏來的。海風道。沈先生的嘴。倒着實比前尖利了。見了人就要打趣。此時士哉已叫人與海風斟茶奉烟。海風道。士哉兄總是這樣客氣。我們是至交。以後總要免俗纔是。士哉道。當得如此。

又笑問道：海風先生這兩日作何消遣？昨天聽見一齋先生說起先生問貴友章古吾所辦的西湖日報就要出版，大約這兩日很忙呢。海風道：這倒沒什麼忙，不過出版日期現在還沒有定，因為一齋先生介紹的鄭無究先生還沒有到杭州來，只要等他一到，就可以預定了。易風道：鄭先生的文名海內皆知，將來主持貴報，可以算杭州小報中首屈一指。士哉又向海風問道：聽見說小貴紅姊妹，不久就要到上海去，不知這消息可是真的？章古吾先生捧紅家姊妹，真可算得熱心萬分，比着那位孔佛槎要高明萬倍呢。海風道：士哉先生你不要誇獎別人罷，就是先生自己捧綠菊芳，何嘗不比古吾還要熱心，而且手腕比古吾還要敏捷。我實在不曉得你們捧角家何以有這許多興會，說着就將衣袋裏頭一摸，一面又接着說道：我看得眼紅起來，今天在家裏沒事，也做了一篇捧角文章，要在你們紅綠兩黨之外，獨樹一幟，你說可好？士哉易風聽得海風又要創立伶黨，心中着實不安，以為多了一個黨派，就是綠黨的一個政敵。見海風摸出稿來，士哉連忙接過觀看，但見上面寫着「遏雲舞台之環肥燕瘦談」幾個

大字心中不覺一怔。暗想這又是指着那個。易風見士哉接稿在手。也連忙跑過去看。海風却笑着道。狂生獨具隻眼。二位可不要笑掉大牙。士哉也無心去理會他。祇顧閱他的下文。一直看到海風所稱贊的。乃是侯盛魁同韓憐薄二人。都不免哈哈大笑起來。士哉道。原來海風賞識的是這兩個人。真是別具法眼了。易風道。他二人那裏當得起環肥燕瘦四個字。海風先生未免過譽。海風道。侯盛魁腰大十圍。韓憐薄骨盈一握。恐怕當年的玉環飛燕還趕不上二人哩。士哉此時已將全稿看完。笑嘻嘻對着海風道。先生真可算曼倩再世上。這侯肥韓瘦也是天生的風塵三俠了。照先生意思是贊成侯盛魁的巨臂韓憐薄的雙足。還說憐薄的蓮船盈尺風韻自然比較那位張仰濤。酷嗜菱角。可以算得南北兩高峯。遙遙相對了。海風先生的胃口倒着實比人家好呢。海風道。文字遊戲無所不用其極。我這一篇稿子也是這個道理。可是老實說一句話。天下的事是沒有定規的。祇要有一兩個人提倡起來。總有一般人來附和我這一番議論。保不定還有人從着我。士哉道。這篇稿子實在有趣得狠。在報上刊將出來。包

你要賺杭州人不少口沫鼻涕。易風道。說不定還有幾位朋友。竟要笑斷肚腸。好在馮風先生是醫學家。倒着實可以有一筆意外生意來照顧你哩。說罷三人俱哈哈大笑。正是：賞心此。牲。驪。黃。外。得。趣。環。肥。燕。瘦。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阻行旌周郎情切切 停歌板謝女病懨懨

話說杭州西湖過雲舞台。自從發生了一班捧角家之後。營業就較前興旺。而且杭州的捧角家。個個都抱着百折不回的死心。捧一個戲子。總是捧他到底。決不朝秦暮楚。主意不定。不但在戲館裏面。極力捧場。就是對於文字上的鼓吹。也着實留意。所以一個個都想組織機關報。大捧特捧。角兒方面。自然非常歡迎。因為這麼一來。他的聲價。就一天高似一天。包銀便不時要漲將上去。戲館裏的老班。也利用這個機會。情願稍爲加幾個錢。省得化了許多錢。去請新的角兒。若是好也還罷了。倘是不好。惹動了那班捧角家的氣。怕不要罵得他們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反要受盡許多煩惱。譬如像綠菊芳這個角兒。起初不過二三百塊洋錢。自從成士哉拚命的捧他之後。現在就加到

五百多塊錢一月。可是中國有句老話。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菊芳既然多賺了幾百塊錢。還因爲有小貴紅在他上頭。心中總覺有些不服。恰巧這日他從戲館裏唱完日戲回來。接到上海那長進的男人來了封信。他想左右不過。又是要洋錢的話兒。就懶洋洋的坐在一張籐椅上頭。把信拆開觀看。等得看了一遍。倒又歡天喜地的笑將起來。此時謝修鳳正坐在他的傍邊。問菊芳道。姊姊是那個寄來的信。爲什麼這樣歡喜。菊芳道。信是上海他寄來的。說是法租界新開一家男女合演的戲館。不久就要開幕。現下正在邀人。有人到他那裏問我。說我若要去。他們可以照杭州包銀加一點兒。修鳳道。這倒是個絕好機會。不知你可願意前去。菊芳道。左右抱着金錢主意。祇要那裏錢多。就到那裏。不過此地戲館的老板。對於我們十分客氣。包銀還有時可以預支。若照情面上講。似乎有些爲難。修鳳道。姊姊這話也是不錯。二人正在絮絮敘談。恰巧士哉從外面進來。菊芳同修鳳都立起身來。招呼坐下。叫娘姨奉茶進烟。士哉因進來時。見菊芳拿着封信在那裏同修鳳說長道短。談得津津有味。此刻打住了他們的話。

頭。心中甚覺不安。連忙問菊芳道。你剛才同謝老板說得很起勁的。不知爲了何事。又指着茶儿上道。這封信又是那裏來的。菊芳一面將信遞給士哉。一面說道。這件事我正沒有主意。成先生看過了信之後。可以替我想個兩全之法纔是。士哉道。又有什麼事爲難呢。說着拆開信來看了一遍。把信套好。含笑對菊芳道。恭喜恭喜。要高陞了。修鳳道。人家正一肚子的心事。成先生何苦還要打趣。菊芳道。本來我們的事。別人是不關心的。士哉笑道。你們慢着生氣。我倒要問問綠老板自己的意思怎樣。菊芳道。我這時候心中好像十五只吊桶吊水。七上八落。一些主意沒有。士哉道。話雖不錯。但凡事總須認定一條大路。並且要放出些眼光。我現在問你。可曉得這上海的消息。究竟實在不實在。……菊芳道。本來他說的話。我不甚相信的。不過前幾天聽見後台有人講起。上海有個什麼舞台。男女合演。或者他這話。並非騙我。此時士哉嘴裏雖是說笑。心裏也着實不樂。暗想他們唱戲的人。當然是跟着有錢的地方走。既然上海肯說加錢。那有不去之理。不過自己同菊芳二人。自從孤山觀面相交。已有大半年了。雖說沒有。

什麼特別關係總覺得常在一處廝混彼此心心相印要是一旦分手不但後會的日子渺渺茫茫就是自己半年多的心血都擲在烏有之鄉弄得一場沒有結果必被古吾一班人笑話心中越想越悔口內却說不出來就是在下一枝禿筆也形容不盡乘這個當兒另外說上幾句閑話給看書的列位聽聽大凡一個人隨便什麼事情都不可十分認真不然就難以擺脫何況捧角乃是遊戲更不可趨于極點若是一到極點就要人于痴迷一途像成士哉捧菊芳就是不該把這件事過于認真否則人家要走讓他就走何必心中忐忑不甯要曉得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何況他們唱戲的人好像斷梗飄蓬本來沒有一定所以這種遊戲事兒總要適可而止自古道大丈夫做事須提得起放得下總不可處處作繭自縛到頭來弄得懊悔莫及閑言少叙且說士哉在那裏胡思亂想的時候手中拿着一隻茶杯祇是呆呆的發怔菊芳同修鳳看見了這副神情心中暗自好笑修鳳忍無可忍衝口問道成先生你想什麼心事小心把茶倒在身上士哉被他一語提醒連忙呷了一口把茶杯向桌上放好然後說道不是我在

這裏發怔。因爲我替綠老板想來想去。還是不到上海的好。菊芳道。成先生從那裏看出來。我還是在杭州好呢。士哉道。別的不要說他。就是論綠老板的名氣。杭州差不多連三歲小孩子都曉得了。上海雖說是綠老板的老地方。可是已經有多時不去。保不定又有一班時髦女角兒出現。自然各有捧場的人。綠老板萬一栽在他們手裏。豈不是連杭州人都要見笑。下次就不好來了。還有一層。綠老板在遏雲舞台。那一個不曉得同小貴紅立在同等地位。現在忽然去了。人家不明白的。一定要說綠老板唱不過小貴紅。以致被他擠走。不但綠老板。面子上不好看。就是……說到這裏。就吞吞吐吐的不說了。菊芳一面聽士哉在那裏大發議論。一面心裏想着。覺得士哉的話。句句都是肺腑之言。知道他對於自己。已是十分用情。不由不被他將心打動。又聽士哉說出小貴紅的話。他們唱戲的人。最是不肯輸氣。越發覺得說來有理。而且上海雖說加錢。尙是一句空話。再加上他自己那不成器的男人。廝纏在一起。即使多增了錢。也要被他化用罄盡。倒不如在杭州妥當。想到這裏。主意一定。當下就答復士哉道。成先生所

講的話。一些不錯。真是同我心裏一樣。我本來那裏捨得杭州這樣好的地方。決意不到上海去了。修鳳見菊芳說出此話。暗想他倒變得這樣快。自己不便去十分駁他。祇好和着調道。姊姊自然是不去的好。就是做妹妹的也好有個照應。士哉聽見菊芳說。出一定不到上海。心中歡喜得不知什麼似的。祇管把頭亂點着道。究竟綠老板是有學問人。所以能擇善而從。難得難得。菊芳含笑不語。士哉又喝了一口茶道。現在不知是幾點鐘了。菊芳向手錶上一看。笑道。還早得很。不過六點多鐘。成先生在這裏便飯罷。士哉道。六點多鐘麼。我要去了。因為昨天約定一個朋友。在喜雨台接洽一樁事情。失了約。是要招人。家怪的。菊芳道。既是成先生有事。我不便勉強相留。免得把正經軌誤。修鳳道。成先生自從辦了一張報之後。倒比從前忙得多了。士哉一面立起身來。一面答道。從前是吃人家飯。做事有一定鐘點。如今是自己當着家。那一樣不要管到。真是不當家不曉得柴米貴呢。說完哈哈大笑。出門而去。菊芳修鳳因士哉已是熟人。並不相送。士哉出了綠菊芳的下處。一直到喜雨台上樓四邊一看。只坐着疏疏落落幾

個茶客。他那所約的朋友。却不在內。暗想莫非在後樂軒。就三脚兩步。走進後面。見青蓮同海風坐在一張桌上。點首招呼。士哉遂在一旁坐下。青蓮道。爲什麼這般時候出來。明日報上的稿子。發出了麼。士哉道。我爲着一件事。從早上就出來了。有個朋友約我在此。不想他却還沒有來。我坐了一會就要回去。海風道。人家一說。你就要回去了。大概這裏板橙上有針刺的。不然我看你時常在菊芳那裏。一坐必要大半天。不知是什麼緣故。士哉道。海風先生。說出話來。總是這樣挖苦人家。將來要小心要爛舌根。青蓮道。橫豎他自已是在藥堆裏過日子的。爛也爛不到那裏去。海風道。你聽青蓮先生說話。多麼利害。真是令人哭不得。笑不得。青蓮道。我那裏有你的本事。弄出一篇什麼環肥。又是什麼燕瘦。真把人弄得鼻涕眼淚。一齊出來。士哉道。算了罷。六月裏的糞坑。越淘越臭。我們還是說別的罷。說時。又對着海風道。西湖日報。今日可出版了。沒有。海風道。虧你還是個辦報的。連這點事都不曉得。早上不是有一張報寄到你們貴報社裏去麼。難道沒有見過。士哉道。我不是剛才說過。老早就出門麼。我那裏能看見呢。青蓮

道。你倘然要看。我這裏倒有一張。說着在袋中摸出一張報來。遞給士哉。士哉接在手裏一看。大小式樣也同他自己辦的杭報差不多。急忙看他內容。祇見第一篇排着鄭無究的西湖報抒旨。讀了開頭兩句。是「世界何物英雄與美人而已。故世界者英雄之世界。亦卽美人之世界也。」暗想好大的口氣。但是在一張小報上。這樣大發牢騷。那又何苦。因此就懶得看他的下文。再看第二篇。却是莊一齋的發刊辭。不覺對青蓮海風道。莊先生真好興致。說着就朗讀道。

中華名勝首屈西湖十里長隄。錦鞦夾道。三潭明月。畫舫遊龍。錢塘本蘇小舊鄉。梅嶼留小青。恨迹埋香。埋玉代有麗人。秋雨秋風。傳爲韻事。而況市場新闢。景物漸移。樓閣翬。霄笙歌沸。野花穿雙曲。都種枇杷。鏡落千鬟。時驚翡翠。燈火掩萬家。月色鶯花。鬧三月芳辰。裙屐爭嬉。憶車競集。平堤繡陌。郎試青驄。碧水明湖。妾乘素舸。士哉剛剛讀到這裏。只聽見海風道。一齋先生年紀雖大。做出來的東西。總是風流自喜。情致纏綿。青蓮道。這是關乎各人本性。一些不能夠勉強的。士哉無心同二人說話。

又順口讀下去道

翠袖颯而山川媚。黛螺潑而蘅蕪香。一時才子盡着黃衫。合世清流爲牽紅袖。固已樓台處處。蕭鼓年年。不買胭脂。現諸天之色。相祇談風月。開絕代之繁華也。已然而好。象無常良辰。不再駛流光。其苒苒隨逝水。而滔滔述江左。佚聞剩香。宛在讀天寶遺事。綺夢何存。渺渺予懷。落落誰語。不有記事。曷示來茲。此本報之所由作也。

士哉。讀到這幾句。不覺笑道。這分明是莊先生俯仰一身的感慨。恐怕辦西湖報的人不見得個個如此。失意罷。青蓮海風都知道士哉。這話意有所指也。跟着笑了一笑。士哉又讀道。

錦織千絲雲幻五色。借生花妙筆作警世晨鐘。斷縑零紈同條共貫。碎金片玉別類分門。無線電自眼角傳來。好消息從眉梢飛至。閒情偶寄傳花月之新聞。遊屐所經寫湖山之勝跡。東方玩世妙語解頤。優孟登場神光奪目。徵異聞于故老。演野史于裨官。鐵網宏開。珊枝廣集。雖非不朽之盛業。庶幾小道之可觀已。嗟嗟。人生行樂。我輩能豪感。

絲竹于中年。悔歌篇爲少作。釵叢粉陣。無非閱歷之場。紅袖青衫。同是飄零之客。自傷馬齒。不合時妝。惟有蛾眉。堪稱絕代。臣原好色。怎禁他雙翦秋波。僕本恨人。且尋我一場春夢。

士哉讀完了這篇發刊詞。就笑着對青蓮海風道。莊一齋先生。竟是文章能手。你看他這結句。多麼風光旖旎。餘味醞酣。叫人讀了。真好。吃着鹽橄欖似的。越嚼越有味呢。海風道。這鹽橄欖的批語。倒別緻得很。青蓮道。大約士哉兄是歡喜吃鹹味東西的。可巧一齋又是海濱地方的人。鹽字倒是他家鄉土產。不算什麼。海風道。本來士哉兄血分太虧。鹽是補血的要藥。多吃些兒也好。士哉道。好好的一句話。到了你們嘴裏。偏有許多話。編排出來。海風先生。真有些三句不離本行。什麼補血哩。血虧哩。真是冬瓜扯到葫蘆。籐上去了。說完也不管他們還說不說。自己又拿起那西湖日報。看將下去。大致也同幾家小報一樣。不過多了一欄艷藪。裏頭都是些駢四驪六的香艷文章。倒是別家小報上沒有。暗自佩服不置。翻將轉來。再看祇見寫着小西湖三個大字。地位

却佔了一張報的三分之一，裏面開頭載着一篇劇評，是青蓮所作的遏雲舞台願曲記。知道他對於菊芳一定沒有什麼壞說，也就不十分研究。不過將大略看過，即便遞還青蓮。青蓮道：你總算杭州辦小報的第一人，對於這一張報可有什麼批評？士哉道：編制同著作都新穎可觀，就是印刷方面，以後還要注意些兒。但這是杭州沒有好印刷所的缘故。海風道士哉兄的議論的確不錯。士哉道：我不過隨嘴亂說罷了。青蓮道：士哉兄，你這兩天菊芳那裏可曾去過？我倒有好幾天沒去了。士哉道：今天曾去走了一次。海風道：大約早晨出來就是到菊芳那裏去的。士哉道：海風先生的一張嘴，總是這樣胡說。青蓮道：小孩兒家的口，本來是沒遮攔的，可以不必去理他。我要問你，菊芳那裏可有什麼事情？修鳳見着沒有？士哉道：修鳳老板，那有不見着的道理。他倒着實牽掛着你，說你爲什麼多天不去。青蓮道：你也要說笑話了。海風道：大概士哉兄的這一張嘴，也是小孩兒沒有遮攔的，說罷一陣大笑。青蓮對士哉道：我們閑話少說，菊芳處近來可有什麼事情？士哉道：他險些兒就要到上海去。青蓮道：可是他那位綠椿香

老板有什麼長短不成。士哉道：你不要胡說亂道。椿香沒有什麼事兒。菊芳要到上海。因為接到上海的信。請他前去唱戲。青蓮道：他可曾答應呢？士哉道：他的意思本想答應。被我用言勸阻。如今已打銷了。便將自己如何勸留菊芳的話頭。和盤托出。述了一遍。青蓮聽了不說什麼。海風心裏實在好笑。拍掌答道：士哉兄。你上回不是說小貴紅要到上海去。着實替古吾耽憂麼。不想倒輪到你自己身上來了。尙虧菊芳還信你的話。不然看你怎生得了。士哉正想回他幾句。祇見青蓮掏出錶來一看。道：時候已經不早。我還有個朋友約着。先要走了。士哉道：要走大家一齊走罷。說着三人立起身來。惠過茶賬。下了茶樓。青蓮自去赴他朋友的約。士哉也急急叫了黃包車。回轉杭報館料理一切。祇剩下海風一人。心想還不如到西湖日報社去走走。那裏離喜雨台原本沒有多路。不一時早到了。一直走進編輯室裏。祇見無究坐在那裏吃酒。看見海風。略略點了點頭。問吃過晚飯沒有。海風回說沒有吃過。因海風也是西湖日報主人之一。就老實不客氣坐了下來。叫茶房取上碗筷。胡亂吃了一餐。剛剛吃好。却見古吾走將進

來。雙眉不展。帶着十分不暢快的樣兒。開口向便無究問道。鄭先生。稿子可曾編好。無究道。我雖來得沒有多時。稿子大略都看過了。讓我吃好了酒。發他出去。這一點的稿子。不用多少時候。很容易了事的。古吾道。我今天晚上。還有些事。等會子恐怕不能來了。諸事拜託你鄭先生罷。無究點了點頭。海風便向古吾道。有什麼事這樣忙。看你這副神氣。好像有着心事一般。你昨天說請我今天看紅娘紡綿花。看起來又要賴掉了。古吾道。今天要看紅娘的戲。就是你肯拿出十萬八千銀子。也看不到。海風不覺一愕道。這話從那裏說起。難道他……古吾道。你此刻可有空閒。海風道。我本來沒有甚麼事。古吾道。如此你跟着我走。本來我要告訴着你。說完又對無究拱拱手道。鄭先生。請多喫一杯。我們要走了。明天再會。無究笑道。道不同不相爲謀。你們二位請便。古吾同海風不再說甚。逕自下樓。海風一路上只管問他貴紅的消息。古吾道。我同你現在到他那裏去。好在沒有多路。途中可以慢慢的告訴你。海風道。如此很好。二人遂出了西湖日報社。信步走去。古吾對海風道。今天中飯喫過的時候。我因這張報已經出版。

了。特地到貴紅那裏去。順便帶張報給他看看。不想到了那裏。貴紅的娘。說貴紅昨天晚上回來。喉嚨大痛。此刻病倒在床。海風道。你本來是個醫生。就該替他診察診察。古吾道。我那有不替他診察的道理。無如看他的病狀。很似猩紅熱一般。海風道。猩紅熱麼。這是極猛烈的傳染病。可怕得很。古吾道。但是我却不敢決定。故此我的意思叫他搬到醫院裏去。總覺便當些兒。所以我曾到之江病院。定了一間病房。現在正要去通知他們。叫貴紅趕快搬將進去。恰巧遇見了你。到是極好的事。可以幫我一下子忙。海風道。貴紅這人。怎麼時常多病……說着已到吳山路小貴紅門口。二人連忙止住了話。走將進去。貴紅的房子。一樓一底。他們母女都住樓上。祇有幾個僕役。住在樓下。古吾海風走進去的時候。樓下祇有一個跟包的。坐在那裏。見了連忙立起身來招呼。古吾問道。老板娘可在樓上。跟包點了點頭。就高聲向樓上說道。章先生易先生來了。祇聽樓上面說請二位上樓坐。二人遂攜衣上樓。步入貴紅房內。祇見小貴紅的娘。同他三女兒鑲紅。愁眉苦臉的站在那裏。古吾急忙問道。二姑娘怎麼樣了。小貴紅的娘道。

總是這個樣子。一面就請二人坐下。叫鑲紅快去倒茶。鑲紅答應一聲。登登的跑下樓去。不一時。就有僕人送上茶來。古吾與海風坐定之後。見床上羅帳低垂。微聞鼻息。知道貴紅正在睡着的時候。不好十分去驚動他。古吾祇問着貴紅的娘說道。醫院裏房間已經定好。你們可要前去。小貴紅的娘。剛要回答。聽得帳內低低的呻吟了一聲。知道貴紅已醒。連忙走至床前。把帳子掛起。輕輕問道。現在你覺得好一些麼。章先生易先生都在這裏望你。貴紅聽見古吾等來了。不得不勉強坐起身來。對着二人微微的笑着道。二位先生是什麼時候來的。勞駕得很。說時慢吞吞的。頗覺十分不能自在。他娘坐在床沿上邊。兩隻眼睛祇管對着他看。口中不說什麼。古吾一眼看去。見貴紅病了一日。已覺消瘦不堪。又聽他低聲軟語。氣力毫無。心中大爲憐惜。口裏却問着道。姑娘此刻覺得怎樣。喉間還依舊作痛麼。貴紅把頭點了幾點。懶得開口。海風知道他是表示喉間仍痛。因說姑娘還是睡下來養養神罷。我同章先生不是外人。可以不必客氣。貴紅纔笑了一笑。把身體動了一動。依舊睡將下去。古吾知他說話吃力。所以也並

不同他多說。只對貴紅的娘道。我看姑娘的病。頗像一種傳染症。叫做猩紅熱。俗名就叫爛喉痧。貴紅的娘道。不錯不錯。剛才張寶卿醫生也是這麼說。並言必須要打針呢。古吾道。怎麼張寶卿來看過麼。貴紅的娘道。是戲館裏的老板。請得來的。古吾不說什麼。臉上却現不豫之色。談了一會。就告辭回去。臨行時再同貴紅的娘說。叫他務必送到之江醫院去看。不要耽誤大事。貴紅的娘滿口答應。海風道。好在章先生在那個醫院裏頭。大家可以有些照應。貴紅的娘點頭稱是。連貴紅睡在床上。也把頭昂起來點了幾點。古吾海風。這纔下樓而去。剛剛走到門口。恰巧貴紅的姊姊悅紅走了進來。古吾道。你今天還去唱戲麼。難怪剛才沒看見你。悅紅道。我沒有病。怎能不去唱戲。章先生同易先生想必來了好一會了。我妹妹的病。不知道可以好些。古吾道。同下半年差不多。我看還是到醫院裏去的好。這種病是要傳染別人的。悅紅道。你們同我媽說過麼。海風道。章先生已說過好幾次了。古吾道。等會子姑娘亦可勸勸你娘。叫他打定主意。送到病院裏去。說着就同海風走出門外。悅紅逕自上樓看他妹妹。古吾海風走到

路上海風道。貴紅的毛病。倒着實危險呢。古吾道。我看他若有什麼長短。這一家人不知怎樣。海風道。我正要問你一樁事。聽見人家說。貴紅的父親姓曹。從前也是唱花旦的。叫什麼金香玉。爲什麼現在人家都叫貴紅謝老板。難道貴紅已許給姓謝的了麼。古吾道。他現在跟着舅舅姓。可是他們唱戲的人。往往沒有一定姓氏。你何必樣樣頂真他呢。說着也走到井亭橋左近。二人始各分手回寓。古吾等到第二天。一早就起來了。只等着貴紅進院。一直等到吃過中飯。並沒有來。連忙到貴紅那裏探聞。見貴紅家裏只有一個女用人。在那裏打盹。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跑上樓去。走進貴紅房內。但見靜悄悄的。閔無一人。心中不覺一怔。正是
笑他惜玉憐香客。忽動桃花人面思。
畢竟貴紅有無意外。下回再爲分解。

第十六回 輕薄兒飽享巨靈掌 顛狂女浪酬蕩子情

古吾慌慌張張。走進貴紅的臥室。因靜悄悄不見一人。心中甚爲不解。暗想。貴紅同他的娘。已經答應住到我醫院裏去。何以現在除了一個女用人。外家中再沒個人。難道

他們已經到湧金門之江醫院不成但是我出來的時候也曾問過院內公役據說沒有人來住院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心裏一面想着的一面就慢騰騰的走下樓來只見那打瞌睡的女用人已經醒了一見古吾好像十分警異的樣兒連忙揉了揉眼立起身來問道章先生你是幾時來的古吾笑道我來的時候你睡得很熟所以一些不知我且問你老板們現到那裏去了女用人道他們都已經到醫院裏去了古吾道到醫院去的麼你可知道是那一個醫院女用人道醫院我可記不清楚好像是到大方伯什麼大……醫院去的古吾聽見他說到醫院裏去心中甚是舒服及聽他說出大方伯什麼醫院不覺頓時懊惱起來忙問他們是什麼時候去的女用人道大清早有一位袁先生來看我們老板不到一刻功夫就同他們僱車到大方伯去了老老板娘在臨走的時候還對我說道隨便什麼人來叫我不告訴他我現在不知不覺的告訴章先生要是老老板娘問起章先生可不要說是我講的不然老老板娘定要怪我古吾道這個自然但是你可曉得這袁先生是那一個女用人道袁先生是時常到我們

老板這裏來的聽說也是一位醫生。古吾聽罷，半晌不言。女用人道：「章先生來了半天，可要吃一杯茶，讓我燒水來泡。」古吾道：「這倒不必客氣。我要到大方伯看你們老板去了。」說罷，頭也不回，逕自出了小貴紅的家。憤憤而行，一路上越走越氣。暗想：「貴紅家裏人未免對我不起。我對於他們可以算得仁至義盡，何以他們對我總是這樣平淡得很。雖說住不住我的病院，原在他們，但是不該聽了姓袁的話去住別的醫院，把我姓章的絕不放在心上。未免太覺看不起人。」他獨自一個人低着頭，走到花市路轉角，覺得肩頭上忽被人家拍了一下。回轉頭來一看，乃是海風。同了一齋，就連忙招呼不迭。海風笑嘻嘻的問道：「古吾兄，今天怎樣還有空功夫出來？」貴紅不是在你醫院住着麼？你爲什麼不去照應他？跑到外頭耍子？」古吾正在一肚皮不高興，偏偏又碰到海風來打趣他，真覺得哭笑不得。俱難暗暗嘆了一口氣道：「海風兄，你不要開玩笑罷。一齋忙問貴紅怎麼生起病來。我剛纔聽海風說是猩紅熱，倒與前回綠菊芳生的病差不多。海風道：「這就是他們的志同道合呢。」古吾道：「二位現在到什麼地方去？」海風道：「我們也沒有。」

什麼目的地。不過隨便走走罷了。一齋道。大家到喜雨台去吃茶可好。古吾懶洋洋的答道。到喜雨台也沒有什麼意思。我醫院裏還有些些小事。要先走一步。海風道。你又有什麼事。明明是小貴紅在你院裏放心不下。倒故意在我面前支支吾吾。這又何苦着呢。古吾本來一肚皮的鬱悶。想要同海風說明。却礙着一齋在傍。恐怕說出來有些不好看。故此推三說四。偏偏海風的話一句緊似一句。古吾拗他不過。祇得老實說道。我這話講出來。真長呢。既然如此。到了喜雨台。細說也好。不過那裏是成士哉。孔佛槎常去的地方。萬一他們在彼叫我。還是說好。還是不說的好。一齋道。這話倒也不錯。那麼就隨古吾兒的意思。到那裏去罷。海風道。我看不如到共一樓去。那邊比較的清淨些兒。古吾一齋同聲道好。三人就一直到了共一樓。相將坐下。自古堂館泡上香茗。海風要急知道貴紅下落。三番兩次的問着古吾。古吾無奈。祇得將前後情由。一一說出來。並且問海風道。這件事想起來。那得不令人寒心。自古道。戲子無情。婊子無義。這樣看來。真是不錯。像我昨日對於貴紅的一副熱心。別人或者不知。海風兄。你是親眼見的。

不料他們會如此對待着我。我想我能夠不氣惱麼。海風道：我當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原來這樣一點點的事兒，也用得着把十二分精神去對付。不是我說一句不入耳的話。古吾兄未免小題大做了一齋也。跟着說道：這件事依我看來也不能貴。怪儘紅可是也不能不怪貴。紅既然答應古吾，就是不去住院也應該通知一聲。這樣糊裏糊塗的一走，弄得人家莫明其妙。難怪古吾定要生氣。古吾道：一齋先生這話倒着實有些道理。一齋道：但是轉念一想，他們生病的人不但自己腦筋紊亂，就是他的家屬也一定有些六神無主。常言道：病急亂投醫。這却又原諒他二一的我。勸古吾兄不必爲了這一點事，便灰心海風道：我也是這樣想。古吾兄胸懷素來曠達，當不至就此灰心。也不過是一時之憤罷了。古吾聽了一齋說了這一大篇話，頗覺入情入理，早把怨恨貴紅家屬的念頭消去一半。及覺得自己做事未免孟浪，當下低着頭，喝了口茶，祇是沉吟不語。海風曉得他已經回心暗想，何不好人做到了底，索性勸他到大方伯醫院裏去探望貴紅一次，便可前嫌盡釋。這也是成人之美。當下就慫恿古吾叫他去。看貴

紅。現時病勢如何。順道並可看看他們對於姓袁的感情究竟怎樣。一齋也贊成海風這個主張。勸古吾快去。停刻可以將消息報告大家。古吾却唯唯否否。沒有實在回話。三人正在說得有興。忽聽遠遠有人喚着古吾同海風的名字。二人連忙回頭觀看。一齋也順着二人視線看將過去。原來是古吾海風的同學倪新海。古吾海風就招呼他過來吃茶。新海與一齋也曾會過幾面。即便走將過來坐下。古吾斟了一杯茶遞給新海道。你此刻從那裏來。新海道。我從校裏出來。海風道。現在校裏散課爲什麼這樣好。早古吾笑道。海風兄你真有些數典忘祖了。新海兄現在已經是三年級。我們校裏功課。要算三四兩年最是輕鬆。況且下午都是些陳陳相因的實地練習課程。越發沒有一定鐘點。可以拘束學生。我們從前在校裏的時候。不也是這樣的一早就出來麼。一齋道。怎麼你們三位都是同學。海風道。我們四個人都是醫學界裏的人。也可算得一個小小的醫學會了。各人聽了。一齋大笑。其時古吾心中。忽然觸起一齋海風的話來。也想乘此去看看貴紅。就對着海風道。我同你外頭去走走罷。海風暗自會意。因爲礙

着新海。不便明言何往。只是含糊答應。古吾又對着一齋同新海道。你們二位請坐一坐。我同海風出去就來。一齋道。很好很好。故于古吾海風去後。與新海閒談了好半天。可是彼此初交。總未免有些隔膜。後來竟等不及二人回轉。各自散了。一齋出了共一樓。看看時候還早。不如到喜雨台去走走。或者可以遇着青蓮諸人。彼此談談。剛剛走上喜雨台樓梯。恰巧青蓮和士哉等一羣人下來。在梯子上相遇。青蓮問一齋道。你什麼時候出來的。剛才還打電話到司令部去問你。他們說你早出去了。你在那裏有什麼公幹。說着大家已走出喜雨台。順着馬路慢慢走去。途中一齋答道。我被海風古吾拖到共一樓吃茶的。士哉道。昨天晚上小貴紅忽然因病輟演。想來古吾必定知道底細。一齋道。正是爲着這一件事。纔遇到他。你們是幾時出來的。除了三位之外。可還有別人麼。士哉道。我與易風一同出來。在茶樓上遇着青蓮。此刻剛要回去。偏又遇着你了。青蓮也趕着問一齋。貴紅的病狀怎樣。一齋又將古吾不滿意貴紅的話。重述一番。大吾都說古吾太覺認真。其時已灣過花市路。本想到菊芳那裏去坐一會兒。剛剛走

到匯豐旅館左近。見有許多人圍在一起。士哉素來好事。就首先夾入觀看。一齋等也隨同入內。祇見遏雲舞台的小銀鈴。怒容滿面。站在馬路上邊。他跟包的扭住一個少年。對着警察在那裏指手畫脚的講話。警察問那跟包的道。你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跟包道。我們老板剛從戲館裏唱完日戲出來。這小子跟在後面不三三四的祇管亂說。我說了。他幾句。他反敢破口罵我。又帶着我們老板……言時把眼睛對小銀鈴一瞧。祇見銀鈴低着頭不發一言。因又接下去道。本來這小雜種這兩天盡在戲館裏搗蛋。嘴裏頭總是沒有乾淨話。兒警察聽罷。對着那少年道。看你年紀輕輕。什麼事不好幹。偏歡喜亂吊膀子。却可惜。又是個外行。你要打聽打聽他們。雖是吃戲飯的。可不是什麼十一老（按杭諺謂土娼爲十一老）那少年道。我又沒有同他們說什麼話。他。不分皂白。打了我兩個嘴吧。我也是學堂裏的學生。爲什麼無緣無故被他們動手打呢。警察見雙方都是強項。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調和他們。當下就厲聲喝道。你們既然各自有理。且同到我們署裏去罷。說畢。又對着小銀鈴跟包的道。大家一塊兒去可

好跟包的道。祇消我去就是。老板可以先自回去。讓我同這小雜種打場官司。小銀鈴道。有理無理。等會子你可帶個信來。說罷便叫了一部黃包車。坐着先走。警察叫跟包的。把那少年鬆手。押着二人到二區警署。一齋等雖看得不明不白。却早猜透幾分。含笑說。天下之大。真是無奇不有。連捧角家都一蟹不如一蟹了。那些看鬧熱的。很有許多跟着警察。像是護送他們去的一般。餘人也就漸漸散去。這警察將二人帶到署裏面。由值日巡長稟過署長。卽行提審。偏巧這署員是個貪杯朋友。剛剛在裏面高高興興。一人獨酌。不想又要請他出來審案。真鬧了一肚皮的不痛快。問過二人名姓之後。見跟包的手裏還提着一個包裹。口裏操着天津土話。說出來句句是理直氣壯。再看那個少年。經過幾句盤詰。就有些支支吾吾。心裏已經明白幾分。却冷笑對少年道。看你穿得也倒不錯。但不像個讀書的學生。你可知沿途調戲婦女。是違背警律的。何況又在戲館搗亂。也犯了擾亂公共秩序的罪。看你年紀還輕。姑且饒你一下。罰你一塊洋錢。具結完案。做戒你的下次。少年道。天下沒有吃了人家的巴掌。還要受罰的事。要

錢老實說一句。身上不便。警員聽了此話。不免便發怒道。你沒有錢。怎樣天天看戲呢。少年道。看戲是好記帳的。署員道。難道你別的钱。一個不用說。著厲聲對兩旁長警道。且搜搜他的身上。可有什麼違禁東西。少年聽得一個搜字。面龐漲得通紅。署員已知道他的就裏。不多一會。長警將少年渾身搜過。回着署員道。不但是沒有違禁品。連刮痧錢也沒有。一個連衣袋底都差不多要翻穿了。署員聽了。怒道。看來你多半不是善類。聽說上海有一種拆白黨。自己不名一錢。偏要一天到晚裝闊。你十成中倒有八成。是拆白黨本署那裏容得你們這一種人。在地方上無法無天。此刻不重辦你們。一下也不曉得利害。說到這裏。又想起方纔的紹興酒味道來。不免遷怒在少年身上。不管三七念一的。叫了聲來。可打他二十嘴巴。暫且拘留起來。明天解廳重辦。可憐這少年一張雪花粉堆成的嫩面。却生生的吃了二十個牛皮巴掌。兩頰上的粉屑自然零零落落。的像天女散花一般。臉上却換着一種紅紫顏色。如同猪肝一樣。哭喪着臉。沒精打彩的。再沒有起先蹶強樣兒。署員又對着跟包道。可是你們也有不是。既然人家欺

侮你們就應好好的報告崗位上警察。怎樣來動手打人家。姑念你們頭次不來罰你。以後不可這樣快快下去具結說罷。逕自退庭。跟包的千恩萬謝。回轉家來。那少年不用說是飽嘗一日鐵窗滋味。到了第二天下午。方纔將他放出。臨走的時候。還受了署員的一頓訓斥。叫他以後要安分守己。倘再犯案。一定不能像此次這樣輕鬆。並且說。照本署的警律。沒有舖保就要解廳。姑念你還是初犯年紀。又輕上頭。定有父母。日子多了。難保不使他們耽心。所以將你從寬釋放。你不要以為這種事輕描淡寫一點。沒有什麼利害。再在外邊無法無天的亂鬧起來。那少年聽他嚶嚶嚶嚶的說了一大套。雖是滿口答應了。幾個是字心裏却很笑。這署員的迂闊。等他說完之後。勉強說了一聲謝謝。回頭就走。剛跑到二門口。却被一個長警喚了進去。有一刻鐘時候。那少年方又愁眉苦臉的走將出來。行至路上。不覺嘆口氣道。人家說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看來真是的確。我今天身邊沒有錢。就吃了下風官司。可恨那班警察。還要問我這些小貨。硬叫我寫了一張借錢字據。與他日後那能不破費些兒。這樣看將起來。總

是。不。吃。官。司。的。好。他。一。路。嘍。嘍。咕。咕。的。往。前。儘。走。抬。頭。一。看。已。到。了。延。齡。路。口。二。我。軒。相。館。面。前。不。覺。想。起。自。己。肚。子。尙。還。餓。着。沒。有。吃。過。東。西。此。時。只。好。回。家。吃。一。頓。飯。再。說。又。看。二。我。軒。壁。上。的。那。只。掛。鐘。已。經。兩。點。鐘。了。卽。便。扯。起。脚。來。朝。着。遏。雲。舞。台。一。直。走。去。剛。剛。走。到。錢。塘。春。樓。下。聽。見。樓。上。有。人。叫。着。他。的。名。字。道。卜。承。器。你。到。那。裏。去。他。仰。起。頭。一。看。原。來。是。他。朋。友。葛。卜。昌。撲。在。洋。台。上。面。當。下。就。笑。容。滿。面。的。朝。着。樓。上。道。卜。昌。兄。你。幾。個。人。在。這。裏。卜。昌。把。手。一。陣。亂。招。道。你。沒。有。事。上。來。坐。坐。再。說。承。器。正。在。想。覓。些。食。料。供。給。他。五。臟。神。的。時。候。聞。言。喜。不。自。勝。也。不。管。他。有。人。無。人。飛。步。走。將。上。去。見。了。卜。昌。老。實。不。客。氣。卽。便。入。座。承。器。道。你。一。個。人。怎。麼。這。時。到。這。裏。來。卜。昌。道。因。爲。昨。天。在。一。個。朋。友。家。打。牌。打。到。天。亮。今。天。起。來。遲。了。家。裏。飯。已。吃。過。故。此。跑。到。這。裏。吃。飯。好。在。這。裏。我。向。來。做。張。的。隨。便。早。晚。吃。些。不。妨。又。轉。向。着。承。器。道。瞧。你。臉。上。很。不。好。看。大。概。昨。天。晚。上。也。沒。有。幹。得。好。事。承。器。道。說。起。來。真。叫。人。又。氣。又。惱。可。又。慚。愧。萬。分。卜。昌。道。什。麼。事。呢。難。道。你。吃。了。什。麼。虧。不。成。老。實。說。一。句。話。杭。州。城。裏。像。我。們。這。班。

大。少。爺。那。個。敢。來。欺。負。真。是。在。老。虎。頭。上。搔。癢。了。承。器。道。除。了。那。班。條。二。碼。子。（按。杭。諺。指。警。察。爲。二。條。碼。子。）之。外。別。人。自。然。不。敢。來。奈。何。我。們。卜。昌。道。如。此。說。來。難。道。你。竟。吃。了。警。察。的。虧。麼。此。時。堂。倌。已。送。上。酒。菜。又。替。承。器。添。了。一。副。盃。筷。承。器。一。面。吃。酒。一。面。將。他。昨。日。經。過。的。事。陸。陸。續。續。說。與。卜。昌。知。道。卜。昌。始。而。氣。憤。繼。而。好。笑。終。且。把。眉。蹙。着。道。那。種。齷。齷。地方。你。怎。麼。能。住。一。夜。承。器。道。這。也。是。沒。有。法。子。但。是。晚。間。直。到。天。亮。何。曾。合。過。眼。兒。我。想。起。來。那。小。銀。鈴。真。要。恨。入。骨。髓。他。既。無。意。于。我。何。苦。在。戲。上。祇。管。把。那。雙。水。汪汪。的。眼。兒。對。我。漂。來。漂。去……這。話。尙。沒。說。完。卜。昌。便。接。着。道。我。看。你。也。未。免。太。急。色。了。要。曉。得。他。們。女。人。家。卽。使。歡。喜。着。一。個。男。子。但。在。有。人。的。地。方。也。要。顧。些。臉。面。至。于。像。小。銀。鈴。這。樣。的。人。有。甚。稀。罕。你。不。看。見。戲。劇。日。報。上。說。他。在。上。海。做。過。的。事。麼。將。這。些。事。比。較。起。來。恐。怕。你。這。張。臉。兒。還。比。上。海。那。一。班。人。好。些。承。器。道。又。來。編。派。我。的。不。是。了。真。真。豈。有。此。理。卜。昌。道。我。說。的。是。老。實。話。你。倒。不。要。多。心。今。天。我。索。性。告。訴。你。罷。我。在。遏。雲。舞。台。也。看。上。一。個。角。色。他。對。于。我。實。在。有。些。意。思。承。器。正。

夾着一個熱氣騰騰的炸蝦球。聽見卜良這一句話。心裏一呆。把他往着嘴裏一送。那蝦球剛剛脫離油鍋。一進了嘴。却把他牙齒都燙痛了。吐了又捨不得吐。祇好忍着痛咽了下去。嘴裏却噓個不止。卜良道。你不要這樣性急。小心燙壞嘴唇。承器道。嘴裏早已起泡了。但是你所說的戲子。是那一個呢。卜昌道。就是那唱老生的小汪處。承器道。這是一個小角色。不大出名的。你爲什麼去看想他。卜昌道。你這人說話倒也奇怪。難道吊膀子一定要尋大角色不成。其實。越是大角色。越不容易。而且角色雖小。祇要臉子好看。就是承器道。我也不同你爭論什麼。但要問你。吃飯之後。到那裏去。我還想回家去走一下呢。卜昌道。我吃過了飯。還要到西園去看個朋友。晚上總在遏雲舞台。你若有興趣。晚間可以前來。看我同小汪處的感情。究竟如何。承器道。很好很好。說着二人飯已吃畢。自有堂倌上來收拾殘肴。承器也不同卜昌客氣。祇說了聲等會。子在戲館裏見。就登登登下樓去了。卜昌又吃了杯茶。惠過了賬。也向西園而去。到了晚上。卜昌一個人先到舞台。其時正值小汪處在那裏唱浣紗記。卜昌不管好壞。極力捧了他一

場小汪處自然得意非凡。那雙水汪汪的眼睛不住的對着卜昌。漂來漂去。可惜他做的鬚生戲不能像一般唱花旦的做出浪態妖形討好人。但是在卜昌眼光裏看起來已覺他得他已十分可愛了。剛剛小汪處的戲下場之後。承器也大踏步的走進來了。卜昌招呼他在隔座坐下。對着他道。你爲什麼這個時候纔來。承器道。現在尙不過八點鐘。怎得說遲。卜昌臉上一紅道。不是別的。狠好一齣浣紗記。你沒有看着。我倒替你可惜。承器道。怎麼小汪處已唱過了麼。我不知他戲碼如此的早呀。卜昌道。不要多說了罷。等會子再看他也好。話未說完。祇聽後面拍撻一聲震响。二人倒覺吃了一驚。急忙回頭觀看。原來談得太高興了。把背後人家一把茶壺碰倒在地。後面正坐着一個二十來歲的女人。這茶却將他的一條紡綢裙濺得稀濕。女人還沒有開口說甚。却惱動他旁座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大約是他丈夫。見前面坐的是兩個油頭少年。以爲有意吊着膀子。不覺大怒。站起來對着二人罵道。你們這一班拆白黨。也不睜開狗眼看看。老子可不是好惹的。二人起初原想說句好話。不料被他夾頭一罵。不免老羞

成怒起來。承器首先說道。我們無心碰掉了一把茶壺。也不算什麼一回事。你休要開口罵人。那男子道。罵你你便怎樣。兩邊愈說愈緊。當時就衝動了許多人。戲館裏的執事。同着彈壓的警察等。也都趕了過來。幸虧卜昌在戲館裏。尙還有些面子。不至于十分吃虧。所以經大家做好做歹的勸了開去。但是這麼一鬧。後台許多角色都趕在門簾子裏偷看鬧熱。小汪處剛洗好臉。也急急跑到門簾半邊。恰巧他們這事已和平解決了。可是他早已看上了卜昌。即便乘此機會。在簾子裏細細看了一眼。又對他笑了一笑。卜昌自然急打無線回電。二人一來一往。只管做着眉眼。互相調情。也不曉得自已現在在什麼地方。承器何等樣人。坐在卜昌旁邊。焉有看不出來的道理。見他二人如此模樣。未免有些眼熱。情不自禁的叫了一聲好嗎。倒把一班看戲的人。弄得莫名其妙。因爲其時正值小悅紅的上天台。四個龍套剛剛上場。承器却喝了一聲彩。人家自然奇怪。連那四個龍套也俱暗暗詫異。就是後台的人。也以爲那裏來的一個怪人。當時便有兩個好事些的。跑到戲房門口看看。謝修鳳也乘着熱鬧在內。恰巧站在小

汪處的背後。看了一會。一點沒有什麼。越發奇怪起來。小汪處同卜昌却彼此有些覺悟。卜昌暗地裏恨着承器。不該把好好一根電綫折斷。小汪處急急走進後台。修鳳尙站在那裏。祇聽見包廂裏。又是一聲好不要臉的東西。大家跟着一笑。修鳳倒不覺心上一怔。正是 正當蕩子銷魂候。偏有奇人發怪聲。欲知究爲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李代桃僵似真似幻 口誅筆伐誰是誰非

原來樓上包廂喝彩的。乃是易海風。這天同着成士哉。在那裏看戲。士哉昨天曾見承器在馬路上與小銀鈴爭執。所以對於承器。略略有些認識。方纔見他與後座的男子。爲了一把茶壺。險些又鬧出事來。心想他何以這樣歡喜闖禍。不想此刻承器。又平空喝了一聲采。累得大家莫名其妙。海風却對着士哉道。看起來其中必另有什麼事情。話尙未完。恰巧修鳳又走了出來。站在小汪處背後。小汪處乘機走了。祇剩得修鳳一個。站在那裏。不知台下何事。祇顧東張西望。海風已吃了幾杯酒。有些醉意。以爲是修

鳳在那裏與承器等調笑。不覺也喝了一聲采。意思是叫他們曉得曉得。但是修鳳未知就裏。還以爲又同前一樣的采聲。所以沒有走開。卜昌見小汪處已經走了進去。興致已倒了一半。坐在那裏。同承器談天。承器却以爲修鳳屬意于他。就放出十二分精神來對付修鳳。漸漸被修鳳看出。着實釘了他一個白眼。走了進去。承器却以爲這種白眼是女人。少不了的應酬品。並不把他放在心上。還當修鳳已經與他有了意思。所以等到修鳳與恩笑峯的三娘教子上場。就着實捧了修鳳一場。這時可惱了易海風。以爲承器是有意嘲笑峯的台暗想。剛才他們幹得好事。原來有此一着。我若不把他們些顏色看看。也不曉得我的利害。當下並不做聲。倒與士哉有說有笑。不一會戲已完畢。卜昌承器自然便走。海風同士哉少不得也跟着大衆出了戲館。士哉問海風道。海風兄。明日你也來看戲麼。海風道。大約一定來的。士哉道。不曉得小貴紅的病已怎麼樣了。古吾今天確到沒有。海風道。古吾今天有電話給我。說貴紅的病略爲好些。還說有一個什麼姓談的。時常去看貴紅。我也不曉得是那個。說着已到三叉路口。二

人就分別回去。過了一天。西湖日報的電音欄裏。却發現了一條無線電。大致說。過雲舞台的坤角謝修鳳。前晚與某少年眉目傳情。相持至若干時之久云云。這條電訊。恰巧被青蓮看見。大爲詫異。暗想修鳳爲人。平日絕無輕佻習氣。何以忽然做出此事。轉念一想。難保不是有人故意造謠。不過此電登在別人報上。倒也罷了。偏偏登在西湖日報。外邊朋友們。都曉得我程青蓮是這張報的一份子。而且都曉得我向來賞識修鳳的。這樣一來。倒惹人家疑團頓起。不曉得我同修鳳生了什麼惡感。倘被那些刁鑽朋友看見。免不得要造我謠言。真是令人可恨。非得到報館調查一個明白不可。當下就乘了一部黃包車。直奔西湖日報社。其時不過一點多鐘。到了那裏。只有鄭無究一個人。坐在編輯部內。搖頭晃腦的在那裏看稿。見了青蓮進來。忙起身招呼。論無究這人的脾氣。平日有些古怪。除了一齋青蓮之外。隨便什麼人。他都看不上眼。因此他同一齋青蓮的感情。自較旁人兩樣。青蓮對於他也意氣相投。今見無究立起身來。忙說無究兄。何必這樣客氣。我們天天見面。必要脫俗些兒才好。無究笑道。如此說來。我倒

是未能脫俗了。青蓮恐他動氣，忙止住道：「俗不俗不是這樣講。我現在却沒有閑功夫，與你細談。先要問你昨天我走了之後，古吾兄可曾來過？」說着就在無究對面坐下。無究也歸還原座，然後答道：「古吾兄從那天與海風一同出去以後，不是多天不來了麼？」青蓮道：「昨天的稿子，是不是無究先生發的？」無究道：「是。難道其中出了什麼岔子不成？」青蓮道：「岔子雖是沒有，不過……說着從衣袋內摸出那張報來，指着謝修鳳調情的一則電訊，與無究着道：「這條東西是那裏投來的稿兒？」無究看了一看道：「昨天我登稿的時候，好像沒有這條。」青蓮道：「這又奇了，難道還有別人加添進去不成？」無究道：「後來海風曾到過一次，或者是他加入，亦未可知。其實這一條無線電也沒有什麼關係。不知青蓮兄何以要這樣尋根問底？」青蓮恐怕說出原委，惹起無究的嘲笑，答道：「我自有的道理。無究兄請辦公罷。」正在這個當兒，祇聽樓梯上一陣脚步声，二人回頭一看，上來的乃是一齋。青蓮道：「今日如何這樣早就跑了出來？」一齋道：「我要到寶石山軍醫院去有些事兒。順便先到這裏灣灣，果然你們都在這裏，真是再好沒有。說着也拉」

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又問着無究道：「今日你的詩興如何？」無究道：「本想做兩首雜感。湊湊報裏的篇幅。剛才想到兩句。被青蓮兄來打斷了。」青蓮道：「你自己做不出來。也就是了。何以偏要說被我打斷？」一齋道：「你有的那兩句。是什麼好句。可念出給我聽聽。或者可以點出你的思路。」無究道：「我念給你聽也好。」那兩句是一身抱負山林氣。半世浮沉故紙堆。你看起得可好？」一齋道：「你一開口就是這樣牢愁。我真不曉得你那裏來這許多失意的事情。」青蓮道：「這就叫做無病而呻了。」無究道：「那倒不然。古今詩人每善作感懷詩。難道都是無病而呻麼？」一齋知道無究的脾氣。從不肯拜服傍人。深恐說話一多。彼此要鬧出意氣來。連忙打住話頭道：「今天我們並不是專在這裏討論詩文。你們若歡喜說改天。我請你們到西湖劉莊裏去說一天罷。」又對着青蓮道：「你今天來得也早。不知爲了甚事。」無究道：「他爲了一條無線電報。大驚小怪的問了我好半天。我還莫名其妙。你倒可以問問他。究竟怎麼一回事呢。」說完了這幾句話。便拿起筆來。祇顧他自己看稿。也不管二人怎樣談論。這裏一齋問青蓮什麼電報。青蓮道：「就是今

日報上第五條的電訊。大約你已經見過。一齋道。今天的報。我看見的。但是那電訊一欄。却偏沒有注意。說着就想叫人拿張報來細看。青蓮道。這裏不是有現成的麼。就把他先前給無究看的那張報。拿過來遞給一齋。一齋接過來一看道。豈有此理。怎麼修鳳。竟然做出此事。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青蓮道。這件事的真假。還沒有明白。我以為不能十分怪着修鳳。所以剛才向無究先生調查。昨日發稿的情形。那知竟是海風發的稿兒。這就令人越發可疑了。難道是海風在那裏搗鬼不成。一齋道。既然如此。我們何妨去問問修鳳。到底是什麼情形。然後可以明白。青蓮道。我看這倒不必。修鳳處一定問不出所以然的。你想一個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還肯承認麼。一齋道。我們不要說明。祇問他昨晚戲館裏有沒有什麼新聞。就是青蓮道。如此也好。二人商議既定。立起身來向無究說了聲晚上再會。舉步就走。無究還在那裏嚷着道。一齋兄等會有空。一定來的。我那首詩做好之後。還要與你討論一下呢。一齋口中雖在那裏答應。腳跟已經跟着青蓮。一步一步的下樓出了報社。緩緩而行。剛到花市路轉灣。迎面遇着

士哉彼此招呼一下。青蓮問士哉從那裏來。士哉道。從菊芳那裏來。青蓮又問他道。修鳳可在家裏。士哉道。怎麼不在。他正在那裏說着你呢。青蓮道。休得取笑。我要問你句話。昨天你有沒有去看戲。士哉道。昨天沒有看戲。前天倒去看過。還有一樁笑話。正要告訴你們。一齋道。大家站在路角上說話。像甚樣兒。倒不如一塊兒菊芳那裏去略坐坐罷。士哉道。菊芳曾說要到清和坊去買東西。恐怕現在已出去了。青蓮道。菊芳不在那裏。難道就沒有地方坐麼。一齋道。對呀。還有謝老板在家哩。士哉道。算是我說錯了。青蓮先生不要見氣。說着三人都笑將起來。遂卽一同走到菊芳下處。敲門進內。果然菊芳剛剛出外。祇有修鳳一人坐在那裏。與一隻小貓戲耍。見了青蓮等三人。連忙起身相迎。招呼一同坐下。自有娘姨奉茶奉烟。修鳳對着青蓮一笑道。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到這裏來的。青蓮道。你要罵人。可爽快些。不要這樣轉灣抹角的兜着圈子。修鳳道。真正罪過煞人。我們纔說了句話。怎麼就說我要罵人……士哉道。別說了罷。我來告訴你們。前天晚上的一樁笑話。一齋道。我也要聽聽舞台的事情。較爲有趣。青蓮同

修鳳也就彼此一笑。不說什麼。士哉便道。那天我們在匯豐旅館左近。看見一個少年與小銀鈴鬧出事來。後來不是被警察帶去了麼。不想前天晚上。那少年又出來了。而且仍舊到過雲舞台看戲。青蓮道。這人臉皮倒厚得很。一齋道。本來他們這種不要臉的東西。曉得什麼禮義廉恥。修鳳也插嘴道。二位先生慢些罵人。還請成先生說將下去。究竟那人在戲館內又鬧出什麼事呢。士哉這纔將前晚的事原原本本講了出來。直說是海風有意喝彩。修鳳方才明白他們是疑心自己與卜承器做出什麼事情。一時不覺羞憤起來。兩隻眼睛祇顧望着青蓮。想他代自己洗刷一番。不想青蓮聽士哉說畢之後。猛把桌子一拍道。對了。這一來倒把衆人弄得莫明其妙。修鳳心中。尤其就其鬼胎。不知青蓮葫蘆裏是賣的什麼藥。但見青蓮把桌子拍過之後。笑嘻嘻對一齋道。照着這樣想將起來。我敢拿得定。今天說謝老板的。……修鳳把眼一瞅道。你拿得定我今天怎樣。青蓮仍笑道。你不要多心。我敢拿得定。今天說謝老板的那條電報。是捏造出來的。修鳳不知就裏。剛要開口追問。却聽士哉問道。今天一條什麼電

訊說謝老板可是好話。還是壞話。一齋道。青蓮兄索性也說給他們聽罷。大家可以商議一個辦法。青蓮不慌不忙把西湖報電訊上如何說謝修鳳。自己又如何不信的話。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並拿出報來給士哉修鳳觀看。修鳳聽見有人這樣造他謠言。自然恨入骨髓。咬牙痛罵了一頓。大家商量了一回。都疑心這條電訊。必是海風所爲。但他也是指鹿爲馬。李代桃僵。並非是有意毀壞修鳳。所以大家倒並不十分怪他。到後來還是青蓮說道。我們對於修鳳的名譽損失。不能不設法恢復。一齋道。此事容易。只消明日在報上登一個啓事更正。就是青蓮道。這是極普通的手續。我想最好另外代修鳳寫一封信。聲明一下。暗地裏也可借這題目。把造謠的人罵上幾句。大家以爲如何。一齋士哉同聲道。好。修鳳自然表示贊同。暗地裏又感激青蓮能替他體貼入微。無所不至。大家談談說說。不覺已經幾個鐘頭。看看天色將晚。起身告辭。修鳳堅留晚飯。三人執意不從。其時菊芳尙未回來。士哉也無甚興緻。故此大家出了大門。分道而別。到了第二日。西湖日報上果然登出了一條啓事。說昨日所登謝伶修鳳電訊一則。

原稿遍查不得。顯係奸人挾嫌構陷。乘隙加入。除向印刷所更正外。特此聲明云云。一時傳遍杭州。都說這樣更正。倒是從來報紙上所未有。青蓮過了兩日。早起後由門房送進一份西湖日報。揭開一着。祇見艷藪欄內。已將修鳳的來函登出。因隨口讀起來。道。頃閱貴報。知昨載誣謗修鳳之電訊。出于外人捏造。蠅矢遺壁。意欲何爲。蜂刺螫人心。真莫測。雖藉此以爲一時之笑樂。獨不思一枝斷腸花。抱羞無地。耶。修鳳一弱女子。迫于衣食。隸身歌舞場中。日以色相娛人。風塵淪落。弔影自傷。彼不加以憐憫。斯亦已矣。奈何含沙射影。誣辱至此。彼母謂歌舞中人俱無白璧。須知污泥出蓮花。糞壤產仙菌。往往有之名門淑媛。遺玷帷薄者。徵諸見聞。夫豈無人彼試易地以思。設有人焉。誣其尊夫人以曖昧之事。彼將甘心載此一頂綠頭巾否耶。彼既爲文教中人。此後幸宜自愛。否則泥犁地獄中將爲彼留一席之地矣。(下略)

青蓮讀過了這封信。不覺眉開眼笑起來。吃過中飯之後。本想去找一齋士談談這件事兒。剛要出門的時候。外面門房進來說道。杭報館裏成先生同着一個朋友來看

少爺青蓮道。請他們到書房裏坐。說我立刻出來。門房諾諾而去。青蓮穿了一件馬褂。大踏步的走到書房。只見士哉同着一個素不相識的少年。坐在那裏。青蓮不免上前動問。方知那少年姓姜名泉。乃是易風的同鄉。彼此寒暄已畢。青蓮對士哉道。你今天爲什麼這樣的早就出來了。明天稿子難道都已發齊了麼。士哉道。稿子總要到四五句鐘纔能夠發將出去。此刻那裏能齊。說時又指着姜泉道。因爲這位姜兄。到杭州沒有幾天。要到清和坊亨得利去買隻時錶。因爲我與亨得利有些認識。託我陪他一塊去買。買好了時候還早。故此便道前來看你。青蓮道。他買了一隻什麼錶。士哉道。姜兄還在求學時代。所以買了一隻鋼亮手錶。青蓮道。近來手錶便宜得很。而且幾家錶店。在那裏減價。有幾家更是買一只送一只。或是贈送若干元代價券。現在做生意人。真是會做。但不曉得他們這行生意。究竟有多少利息。否則那肯這樣的犧牲血本呢。士哉笑道。青蓮兄。究竟是個讀書人。不曉得生意。經絡什麼減價不減價。有一句老古話。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這個道理。又對着姜泉道。姜兄。你可將方才買的那一只。

錶給青蓮兄看看……姜泉忙在左手腕上除下那只手錶遞給青蓮。青蓮接過一看道：「這只錶的樣子很好。不知要多少洋錢。」姜泉剛要說出，士哉忙插嘴道：「青蓮兄猜上一猜。」青蓮道：「大概至少總要五六塊錢。」士哉道：「你買一只，我送你一只，可好？」青蓮道：「這樣講起來，不過兩三塊錢了。」士哉道：「碼子是四元五角，我化了三塊錢買的青蓮道：「這倒便宜的很。」士哉道：「在大減價的店裏總要六塊錢的正價，就算他送你代價券兩元，還要四元。要是那些買一只送一只的店裏，包他要八塊的正價了。」青蓮兄，你想想他們的生意經絡，好也不好？」青蓮道：「現在的商人未免太不講道德了。」士哉道：「這也不能單怪他們做生意人要曉得現在世界那一個把道德兩個字擺在心裏不要說別的就是自命不凡的斯文家也很有些行爲卑鄙的。就近而論，卽如范滌明辦的那張虎林報自從出版以來差不多有一個多月了，那一天不是在那裏唱着高調大罵第一台的文明戲，外面不曉得的總說他是關心風俗。據我看將起來，恐怕其中也未免有些別的緣故。昨天還聽見一個朋友告訴我……說到這裏，手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茶正要再說下去。青蓮打岔着道：「我看到杭州來的這班新劇家，本來未見怎樣高尚。一切傷風敗俗的事，恐怕有些難免。滌明能夠抉奸發微，也算得一個有心人了。你說他其中另有作用，那是什麼道理？你可說給我聽……姜泉也插嘴道：「成先生，不要在這裏儘說別人不好。若被外邊人曉得了，總要說是同行嫉妬。士哉道：「我並不是同行嫉妬。那范滌明才有點同行嫉妬的嫌疑呢。你們想滌明從前也是個唱新劇的，而且還是中興新劇偉人的高足。此番杭州第一台的新劇，乃是他們那位老師組織的。他但不肯提倡，却偏要大加攻擊，豈不是有嫉妬的嫌疑麼？而且我那朋友講的還要好笑。說滌明的痛罵新劇家，因為這次新劇社的戲單沒有到滌明所辦的印刷所裏去印，他損失了一筆進帳，就不顧交情的罵起來了。還有人說滌明在杭州有個舊歡，現在被新來的一個旦角叫做沉魚剪了他的邊，所以他恨之入骨。這些話雖然不曉得。那句是真，那句是假，但他自己既然做過新劇，不該說新劇不好。未免有傷道德。青蓮道：「這話果然不錯，但是是一個人的思想隨時不同也。許他現在不願意再做新劇，所以

對。于。新。劇。家。種。種。不。道。德。行。爲。盡。情。的。宣。佈。一。半。也。是。自。己。懺。悔。的。意。思。像。老。兄。在。這。裏。大。說。滌。明。不。好。老。兄。也。是。辦。報。的。人。要。是。被。不。明。白。的。人。聽。見。也。要。說。老。兄。攻。人。之。短。顯。己。之。長。了。我。勸。老。兄。以。後。也。要。少。說。人。家。爲。是。這。幾。句。話。真。說。得。士。哉。啞。口。無。言。青。蓮。恐。他。動。氣。又。忙。搭。訕。着。道。我。與。老。兄。的。交。情。雖。說。是。沒。有。菊。芳。女。士。那。麼。樣。深。……姜。泉。不。覺。撲。嗤。一。笑。道。程。先。生。倒。說。起。笑。話。來。了。妙。極。妙。極。姜。泉。也。微。微。笑。了。一。笑。仍。舊。接。着。笑。道。可。是。彼。此。感。情。也。很。不。壞。所。以。我。斗。胆。說。了。幾。句。你。千。萬。不。要。動。氣。疑。心。我。維。護。滌。明。士。哉。笑。答。道。這。一。點。子。事。那。個。來。生。甚。麼。氣。我。在。這。裏。咀。嚼。你。的。說。話。覺。得。句。句。都。是。閱。歷。中。來。我。今。天。說。滌。明。不。好。也。不。過。同。自。己。幾。個。朋。友。閒。談。以。後。當。遵。你。的。命。絕。口。不。談。人。家。好。壞。就。是。青。蓮。道。士。哉。兄。這。話。又。不。免。有。些。誤。會。了。我。不。是。絕。對。叫。你。不。說。人。家。好。壞。你。既。然。辦。了。一。張。報。總。要。在。上。面。說。幾。句。話。不。然。人。家。要。說。你。是。個。啞。記。者。了。不。過。我。們。立。言。立。論。總。要。從。幾。方。面。着。想。不。要。單。憑。着。損。人。利。己。的。一。條。心。腸。不。明。是。非。的。一。味。謾。罵。雖。然。傳。了。個。敢。說。敢。爲。的。雅。號。其。實。與。瘋。狗。有。什。麼。

兩樣。姜泉道：報館罵人現在已視爲常事了。從前人家說罵人有口過的。我看來也未必見得你們看那善于罵人的報館主筆先生現在沒有一個不健全如昔呢。青蓮道：因果之說也不能說是沒有也不能說是定有。至于報館的主筆罵人只要罵得不錯沒有什麼要是憑空捏造一味毀人不要說上千天怒就是惹了人怨出來也不是好頑的呢。士哉道：姜泉兄你不要同青蓮兄說罷。他是個有道德的長者。肚子裏好像開了一所古董店。等會子他越說越高興。恐怕連唐宋……的頑意見都要搬出來了。這句話祇把二人都說得哈哈大笑起來。正是：世事何從辨黑白，人心大半喜歸張。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無賴文人騙去錦袍一襲 有情眷屬聯將鴛侶雙飛

却說成士哉同着姜泉二人在程青蓮家中大談范滌明攻擊新劇家的事情。士哉恐青蓮要拘泥古話忙用趣話來打斷。却把二人都說得笑了。這時已近三點多鐘。青蓮道：我們不如到旗營去喝茶。順便也可找一齋談談。士哉道：時候不早。我要回去發稿。

子了。你可同姜泉兄先去。我隨後就到。青蓮道：「如此也好。當下三人一同走出門外。士哉逕自先去。青蓮同姜泉二人安步當車。走過新宮橋。順路轉到清和坊。慢慢踱去。祇見亨得利等鐘錶店。都掛着大減價的旗幟。門前行人擁擠不堪。青蓮笑嘻嘻的對姜泉道：「你看現在貪便宜的人着實不少。難怪商家要利用這個心理呢。」姜泉道：「常言道：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就是這個道理。」二人一路東張西望。說說談談。不覺已到太平坊。商品陳列所的門口。青蓮道：「我順便要到對面德記書坊內去轉轉。」姜泉道：「好的好的。」二人于是走進德記書坊。姜泉在外面瀏覺陳列的書籍。青蓮却跑到櫃台裏面。同一個年約三四十歲的大胖子。在那裏談天。姜泉一眼望去。暗猜這人不是店東。當是經理。遠遠祇聽見那人問青蓮道：「如此說來。那菊芳集就要出版了。」青蓮道：「這個自然。」那人又道：「代發行一層。可以辦到。不過要請成先生親自來一趟兒……」姜泉知道他們在那裏接洽生意。便不去留心聽他。所以下面講些什麼。不得而知了。等了一會。青蓮走將出來。那人却恭恭敬敬送到門口。姜泉不向青蓮動問什麼。祇管跟着他走。剛到

之江日報社的門前。却見對面來了一人。一路搖頭晃腦的走將過來。見了青蓮。忽地一把抓住道。問你要到那裏去。青蓮正是低着頭朝前走去。不提防有人把衣袖抓住。到嚇了一大跳。抬頭看時。不覺失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仰濤先生。好多天不見了。足下還是這樣好玩。人家倒給你嚇住呢。我刻下同着一位新朋友到旗營去。你呢。仰濤道。我這兩天忙得很。連小銀鈴的戲都有好幾天不看了。現在我去找一個人。說起來。你也曉得的。就是那張天石。青蓮道。你同天石有什麼事接洽。仰濤道。這話說來很長。我現在沒有功夫告訴你。改天再談罷。說畢頭也不回。大踏步逕自去了。姜泉對青蓮道。這倒有趣得很。既要抓着人家談天。怎又不肯談了。一撒手揚長自去。青蓮道。那是他的脾氣如此。我們乃是熟人。不去怪他。要是生人。定要說他不懂情理了。言次。就略略把仰濤的身世。告訴姜泉。姜泉道。這種人的本性。倒也着實不錯。可惜走入魔道。吃虧不少。不言二人一路閒談。前往旗營。且說仰濤。因見今日浙江新報登了一段爲小銀鈴編集徵文的廣告。下面署名是王次郎。他雖不知道王次郎是什麼人。不過看見

關於小銀鈴的事兒。自己就不能不特別注意。後來被他想到這王次郎是張天石的朋友。曾在西湖邊上。會過一次。何不去找天石。當知次郎因何爲銀鈴編集。故此急忙把廳裏的公事辦好。不等到四點鐘。就跑出來了。剛才碰到青蓮的時候。他心裏正在那裏大轉念頭。所以見了青蓮。也不暇多談。敷衍幾句之後。就一直跑到城隍山通志局找張天石。原來天石新近兼了通志局一個書記的職司。一半也是戲劇日報。生涯不好。難以支持下去。不得不作狡兔三窟之計。否則他那肯這樣的奔走。就是次郎爲小銀鈴編集的事。也是他想出來的計劃。他見近來爲伶人編集的很多。心想其中必有餘利可圖。但是現在杭州的伶人。除去遏雲舞台一般坤角以外。第一台都是些江湖老練的新劇家。當然沒有法子可想。坤伶中又祇有小貴紅綠菊芳小銀鈴三人。還有些號召魔力。其餘也都是些無名小卒。那有編集的資格。不過三人裏頭紅綠二人。已經有士哉同古吾二人。佔了先了。所以這目光祇能注到小銀鈴身上。又因爲自己在戲劇日報上。曾大罵過銀鈴幾次。已經有了惡感。萬不能再出面提倡。故此同次郎

商量。用着他的名字。在浙江新報上。登了一段廣告。或者可以在這裏頭。撈摸幾個錢。用。不想偏有個張仰濤。特爲此事。登門拜訪。天石正在那裏辦事。聽見公役進來通報。暗想仰濤這人。是素來醉心小銀鈴的。此番突爲前來。必有緣故。一面叫公役招呼仰濤。在應接室坐下。一面理了一理文件。走到應接室中。見了仰濤。彼此不免寒暄數語。天石坐了下來之後。始向仰濤問道。仰濤先生。今天光降。不知有何見教。仰濤道。別也沒有什麼。不過今天看見次郎先生。在浙江新報上。有一段爲小銀鈴編集的廣告。我想次郎先生。是天石先生的貴友。此事天石先生。必定曉得。所以特地過來問問。並想天石先生介紹次郎來。大家談談。我們既是同志。大可以聯絡一下呢。天石道。次郎爲甚麼與小銀鈴徵文編集。這事我也不甚明白。本來也想要去問他。既是仰濤先生要找他談天。等會子。我們一塊兒去很好。仰濤道。不曉得次郎先生的府上。在什麼地方。天石道。他住在白馬廟巷。離這裏倒沒有多路。不過他是個脚跟無定的人。恐怕這時候不見得在家裏。仰濤道。如此說來。今天是不能見面的了。說着。又立起身來。像要

出去。的樣子。天石忙攔住道。好在他每天總要到我這裏來一次。就是不來。我也有地方去找他。仰濤先生大約今天也沒有什麼公事了。何妨在這裏略坐一會。仰濤心橫豎今天沒事。不如在這裏稍等一下。倘果次郎來了。就可解決小銀鈴的事兒。當下因重復坐定。連說如此也好。但不知道天石先生。可還另有公事。天石道。我們這所機關。是個閒散機關。一有事來。忙得頭昏。沒有事時。空得比什麼難過。說着又喚公役上來。重新斟茶。二人談談說說。不覺已五點鐘過了。還不見次郎到來。天石明知次郎必又在桃花老五那裏鬼混。但不便陪仰濤同去。深恐戳穿秘密。仰濤却等得時候久了。也有些不耐煩起來。對着天石道。我看此刻已不早了。大約次郎先生。不會再來。心想先走一步。等會子天石先生。要是會見了他。還是一同到遏雲舞台來看戲罷。我每天晚上。總在那裏。天石道。時候果已不早。我也要回去了。同仰濤先生一塊兒走可好。仰濤道。如此甚好。天石道。仰濤先生。暫在這裏等候片刻。讓我去收拾收拾。說完。便跑了進去。不多一會。重復出來。卽與仰濤一同走出。仰濤獨自回家。天石却一口氣跑到桃

花老五那裏問次郎可在裏面。老媽子說。剛才走出去買東西了。等會子就要來的。天石急欲回到戲劇日報裏去照應發稿。當下就走了進去。對桃花老五的娘道。等會子小王若到這裏來。千萬叫他到我報館去一趟兒。我有話同他接頭。老五的娘道。張先生何妨在我們這裏略坐一會。小王總要就來。天石道。我還有些小事。不能夠坐了。說來逕自回轉報館。吃過夜飯。打點精神。著手編稿。忽聽外面有脚步聲音。有人走將進來。天石忙問那個。外面答道。是我。天石聽見次郎的聲音。正要招呼他到裏面來坐。次郎已大踏步走了進來。見了天石問道。你今天有什麼事找我。天石叫他坐下細談。並招呼館役。斟茶奉煙。次郎道。你今天的稿子還沒有發出麼。天石道。正在這裏編輯。好在稿不甚多。不費什麼時間。差不多就好發了。你可索性讓我把此事幹完。再細談罷。說著提起筆來。把來稿圈點一會。不多時理出幾張。捲好了交與館役。送往印刷所去。這才對次郎道。今天浙江新報上的廣告。大約你總看見過了。次郎道。是不是你那天同我說的這件事情。今天我彷彿看見。也有我的名字登在浙江新報上頭。天石道。一

些不錯。就是此事。今天張仰濤特地跑到我局子裏去打聽你……次郎道。這人的名字好像很熟。不知我認識他不認識他。天石道。你同他見過一面。差不多有好幾個月了。乃是我請你在西園吃飯那回。在路上遇到他的。你還說他言語有些不三不四呢。次郎道。就是這個人麼。他爲什麼要來找我。天石道。你怎麼這樣糊塗起來。看你被桃花老五迷得魂都沒有了。難道你不曉得仰濤是醉心小銀鈴的麼。他來找你。自然是爲今天那段廣告事兒……話尙未完。次郎接着道。果然我一時懵懂了。但是你對於他怎樣說。天石道。我自然說這件事是你一個人的意思。後來他一定要我介紹見你一面。我恐怕同你沒接頭過。露了馬脚出來。反而不好。所以再三敷衍他。且把他送出大門。就急急的找你來商量辦法。不知你想怎樣辦法。次郎道。我們這事。完全與仰濤無涉。不去睬他就是了。天石道。你不曉得。其中還有一個緣故。次郎道。又有什麼緣故。天石道。我們目的本來注重在小銀鈴身上。可是他家裏那個老東西。很老。不容易下他手兒。既然仰濤醉心着他。我們倒不如改變目標。向着仰濤頭上弄幾個小錢。

用。用。而。且。我。還。有。個。好。主。意。使。仰。濤。死。心。塌。地。當。下。就。如。此。這。般。的。說。了。一。番。次。郎。道。法。子。雖。好。不。過。夜。長。夢。多。也。要。防。着。若。能。先。撈。些。現。貨。用。用。最。好。天。石。道。要。叫。仰。濤。拿。出。幾。個。現。錢。我。想。也。未。嘗。做。不。到。不。過。沒。有。什。麼。好。題。目。不。能。藉。口。這。便。怎。樣。次。郎。道。如。此。說。來。我。們。終。究。是。沒。有。好。處。又。何。必。去。幹。這。事。呢。天。石。道。我。想。不。如。再。弄。些。玄。虛。騙。他。些。東。西。來。不。是。同。現。錢。一。樣。麼。次。郎。道。我。有。個。法。兒。在。此。……天。石。道。你。有。什。麼。法。子。次。郎。道。不。曉。得。仰。濤。有。沒。有。到。過。小。銀。鈴。的。家。裏。這。也。是。個。問。題。天。石。道。聽。仰。濤。平。日。的。口。風。裏。頭。似。乎。現。在。還。沒。有。升。堂。入。室。的。資。格。次。郎。道。若。是。他。果。然。沒。有。去。過。這。却。容。易。辦。了。但。是。還。有。一。層。仰。濤。的。住。宅。在。什。麼。地。方。天。石。道。在。錢。塘。路。左。近。次。郎。點。頭。道。你。明。天。可。先。約。他。到。西。園。啜。茗。就。說。是。我。要。會。他。等。到。我。們。見。面。之。後。一。時。不。要。提。起。什。麼。讓。我。同。他。一。連。幾。日。廝。混。熟。了。暗。地。看。他。對。於。編。集。的。事。急。是。不。急。他。要。是。每。天。向。我。問。起。此。事。我。就。推。說。照。片。還。沒。有。取。來。他。一。定。要。問。我。爲。什。麼。不。到。小。銀。鈴。處。去。拿。我。故。意。說。要。請。他。去。拿。他。若。一。口。答。應。看。他。怎。樣。前。去。拿。法。天。石。道。倘。然。他。

老老實實說出沒有到小銀鈴那裏去過。你便怎樣。次郎道：「當然由我承認去拿。天石道：「你也不認識銀鈴。怎樣好冒昧前去呢。」次郎道：「那個當真去拿甚照片。不過使得仰濤相信罷了。」天石道：「就算仰濤相信你話。請你前去。你怎樣可以問他開口要錢。」難道拿張照片。也要出多少照片費不成。」次郎道：「我的話還沒有完。你怎橫挑豎剔起來。天石道：「你快說下去罷。我不來攪你也好。」次郎因繼續說道：「我那時推說要去拿取照片不難。但是身上衣服舊了。恐怕他們這班吃江湖飯的人。祇重衣衫。不重人。一定要瞧我。不起。必須回家換一身衣服才好。後來再說回家路遠不便。漸漸談到問他借件新衣。前去。他如應充新衣到手大功已成。他如不充。再想別法。就是天石道：「依你說來。一箇腦兒祇弄得手一件衣服。却要這樣大費心思。未免有些不值得麼。」次郎道：「這也不過是個試驗他心理的法子。一來看他對於你們究竟能放心不放心。二來看他氣量大小。然後我們再做第二步舉動。包管萬無一失。」天石道：「足見老兄大才佩服佩服。我早就想到這些事。非你不行呢。說着彼此都哈哈大笑。天石一看時鐘。已經八點鐘了。

忙說道。我們只顧閒談。也不曉得天時早晚。你此刻還要到那裏去。次郎道。除了回家。也沒有別的地方。天石道。桃花老五那裏不是現成的一個地方麼。次郎道。說起老五。我倒想起一樁事來。近日我看老五的娘對我非常冷淡。我背後聽人談論。都說他另行看上了。一個闊少。叫葛什麼昌的。頗想把老五嫁他。天石兄。你想這老王婆太也沒有良心了。他一家用我的錢。也不能算少。現在倒弄一件蓑衣。我披。真是豈有此理。天石道。他們吃這碗飯的人。本來迎新送舊。喜富嫌貧。慣的。不是我說句不好聽的話。近來你手頭不能像往常那樣闊綽。所以他們便不免有些白眼相待。依我看。將起來。你倒少去爲妙。這種事。我們見識得多了。還有什麼去不掉他呢。次郎唯唯否否。不發一言。過了一會。問天石道。你晚上到那裏去。天石道。我還要去看個朋友。其時館役送上一封信來。天石拆開一看。是個小訪員寄來的小新聞。內有一則說。邊雲舞台坤伶小汪處。近與某公子結不解緣。行將藏之金屋。天石暗想。小汪處并不十分出色。不想倒有人看重了他。但不知這公子是誰。我明日何不調查一番。或者也是一筆生意。此

時對於次郎也不講什麼。只說了聲。這樣不要緊的新聞。早一些就可以寄來了。偏偏人家發好了稿。他才寄到。祇好留著明天再用。就把這封信往抽屜裏一塞。立起身來。交代了館役兩句話。同次郎走出報館。各人分道自去。到了次日。天石預先約定仰濤到西園與次郎會面。自己在兩點多鐘。就到西園。因爲通志局裏沒有什麼事。所以就出來了。一到西園之後。走上三層樓。四面一望。不見仰濤踪影。心想仰濤素來心急。何以這時候還沒有來。甚爲詫異。轉念一想。橫豎自己沒事。不如在這裏泡壺茶坐坐。即使仰濤不來。次郎總一定要來。主意已定。就找了張靠窗茶桌坐下。自有堂倌送上茶來。天石一面喝茶。一面想着次郎的計劃。自己也不免好笑起來。等了一會。仍不見二人前來。心中甚爲焦燥。就撲在窗沿上。望望湖光山色。不覺心曠神怡。又向馬路瞧着。人影幢幢。車塵鹿鹿。熙來攘往。絡繹不絕。一大半的人。不是來買舟遊湖。就是到西園品茗。暗想現在的人都說時局蝸蟻。國是日非。不想買歡尋樂的人。依然所在都是。看了一會。祇聽得樓梯響處。急忙回頭一看。見上來的不是仰濤。也不是次郎。却是一男

一女。那女的面目似曾相識。想了半刻才想起來。暗道他不是遏雲舞台的小汪處麼。再看那個少年。面貌雖不見得怎樣美艷。却甚白晳豐腴。而且衣履翩翩。一望便知是位遊手好閑心廣體胖的公子哥兒。祇見他二人坐下之後。彼此有說有笑。好像親密得十二分的樣子。心中暗想。難怪外面的人要說把他藏之金屋。就是在我眼光看來。二人如此親近。難免有些關係。天石正在胡思亂想。忽覺肩頭上有人拍了一下。急忙回頭一看。來的正是仰濤。當卽請他坐下。仰濤道。天石兄想是到得久了。我今天因另外有些小事。所以此刻才來。不曉得你昨天有沒有會見次郎先生……天石道。昨天我專誠去看過他的。他說定今天在這裏會面。所以我約仰濤兄到這裏來。大概次郎也快要來了。話未說完。次郎已走上來了。天石招呼坐下。忙與仰濤介紹。二人不免客套一番。次郎偶然看見小汪處。回葛卜昌在那裏情話喁喁。忙憤憤的對天石道。那邊這一對狗男女。你可認識。天石道。那女子我倒曉得。他是遏雲舞台的小汪處。男的却沒有知道。我看他二人的態度。一定已發生了什麼關係。次郎道。那男子就是我昨天

告訴你。要討桃花老五的葛卜昌。不知他爲什麼也同小汪處這樣要好。天石還未回答。仰濤聽二人說得起勁。也回過頭去看了一下。却與葛卜昌有些認識。大家不免招呼一聲。天石一見。連忙問道。仰濤兄。這人你認識麼。仰濤道。他名叫葛卜昌。是無一天不到戲館看戲的。我怎麼不認識他。次郎道。那個女的可是戲子。仰濤道。現在差不多不能稱他戲子了。天石道。這是什麼緣故。仰濤道。你難道還不曉得麼。這女子便是小汪處。現在與葛卜昌很是要好。一個願嫁。一個願娶。好得卜昌父母俱已不在自己妻室。又遠在上海。大概可以達到有情人都成眷屬的目的了。次郎道。怎麼……他要同小汪處結婚。爲什麼人家說他要討桃花老五呢。這倒奇怪得很。天石道。這種大少爺。憑着一時高興。自然歡喜那個。就是那個。但是還有一層。這討桃花老五的消息。難免不是他們家裏有意捏造出來。藉此可以抵制你的……次郎點頭道。這話倒有些相像。我本來想那桃花老五。與我感情很好。何以無緣無故。忽然轉着別人念頭。仰濤也不管他二人說些什麼。只管插着嘴道。我聽見人說葛卜昌與小汪處的家屬。已說妥

了。身價銀不過幾百塊錢。並且自今天起。小汪處已經不唱戲了。不相信你們翻開浙江報來看。小汪處的戲目。已沒有了。天石聽了。真叫堂倌拿一份浙江報來。看了一看。果然小汪處的戲目。已經沒有。當下就說道。我早上曾見兩家報上。有小汪處戲目。以爲是他們漏掉的。不知道其中有這個原因。仰濤兄。你却怎樣曉得呢。仰濤道。不瞞二位說。我聽見成士哉等說的。他們對於戲館裏的消息。靈通到十二分。當然不會弄錯。次郎道。天石兄。你枉爲一個戲劇日報的主任。連戲劇界這點子小消息。都不知道。天石道。我這張報。本來同他們兩樣。他們是兼着一個捧角家的頭銜。所以我倒弄不過他。三人說了半日。漸漸說到編集問題。仰濤十分信仰次郎。次郎乘机說出他昨日所預定的計劃。可憐仰濤那知就裏。果然中了他的詭計。一口承認下來。就與天石次郎。同到自己家裏。取出一件花緞夾袍。交與次郎。次郎換好自去。天石也托故而行。不想次郎這一去。就杳如黃鶴。仰濤倒不心痛這一件夾袍。却以爲他辦事不妥。不免去追問天石。天石回稱次郎因事到嘉興去了。三兩日就可回杭。仰濤聽了此話。心中也

有些不樂。當下也不說什麼。氣憤憤告辭而去。正是：本圖此後聯知己。何意今朝遇匪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官長肆威竟發煌煌禁令 妄人出醜偏爲楚楚衣冠

且說仰濤氣憤憤的辭了天石出來。一路想着次郎行徑。絕不像念秧一流人物。何以他連一件袍子都要其中難保沒有別情。天石說他不在杭州。又說他三兩日就要來的。莫非他當真有事出門。我亦未免怪人家太快了。幸虧剛才在天石面前沒有說。次郎壞話。否則他日次郎回杭。大家見着了面。他雖不說什麼。我自己倒未免內愧。覺得太看不起朋友。想到這裏。似乎次郎決非騙子。心中不免又活動起來了。索性再想到日後編集事成。怎樣可以與小銀鈴見面。彼此又怎樣要好。越想越有味兒。竟忘却自己在街上走路。祇管手舞足蹈。自言自語個不了。兩傍商店的夥友。同着街上行人。沒一個不對他呆看。暗地笑個不止。有班胆子小的。以爲是個瘋漢。不敢挨近他的身子。仰濤倒若無其事一般。昂頭走至羊壩頭兩湖會館門前。見許多人在那裏搬動器具。

什麼椅呢。桌呢。方橙呢。茶几呢。一担一担挑個不止。又見牆上貼着一張紅紙條子。近前一看。墨瀟未乾。寫着「本社遷移內進各界惠登廣告及接洽各種事件祈移玉入內面洽浙潮報社謹啓」一行大字。才明白是岑兼安所辦的浙潮報。今天新從大馬弄搬了過來。暗想何不進去看看。順便也好同他談談。當下因便走了進去。轉灣摸角的來到一間邊廂。見上面貼着浙潮報社四字。門前堆着許多木器。就大膽走將進去。祇見兼安同着兩個同事。正在那裏指揮幾個粗人。把挑來的物件。一樣一樣搬進。又招呼館役鋪設起來。一見仰濤。忙招呼道。仰濤兄。你怎麼曉得我們搬場。今天特地趕來。仰濤尙未答言。兼安又接着道。這裏亂七八糟。鬧得不亦樂乎。我們到裏面坐罷。仰濤道。你請照應一切東西。我們老朋友了。何必客氣。兼安不說什麼。祇嘆着道。請裏邊來看看。請裏邊來看看。說着已走了進去。仰濤祇得跟隨在後。走至裏面一間小客廳內。見佈置得倒也十分精雅。仰濤道。你們不是今天才搬來的麼。怎麼這裏倒佈置得這麼妥貼。真快極了。兼安道。這裏並不是我們的。乃是房東的會客室。權且借他用一

用呢。說着二人都坐了兒來。兼安道：「仰濤兄剛從那裏來？」仰濤本想實說，繼思此事還沒有十分清楚，不好亂語，因祇含糊答應。兼安也不細問。仰濤道：「你們好好的搬什麼場？」兼安道：「因爲舍下房屋本不夠用，初辦報館的時候，範圍並不甚大，附設在內，尙可勉強。現在覺得諸事不便，所以搬了出來。」仰濤道：「現在這張報的銷路如何？」兼安道：「不瞞你說，大約杭州小報裏頭，我這一張報，可以算得第一份了。」仰濤道：「難道比杭報好麼？」兼安道：「杭報不過靠着綠黨的招牌，在那裏混，其實……」仰濤道：「我看不論什麼小報，不能說沒有黨派。」兼安道：「我們這一張報，現在倒還沒有。」仰濤笑道：「老兄未免是當面扯謊了。你從前不是曾同我說過的麼？」兼安道：「我同你說過，是那個黨派？」仰濤道：「你說祇要我來做個股東，就盡力鼓吹小銀鈴。」兼安道：「不說起倒也忘了。你入股的事，現在究竟怎麼樣？若是真來做我們的股東，我祇好犧牲成見，捧捧角兒。可是完全爲着股東面上，還不能算捧戲子的黨派，祇能說是捧股東呢。」說罷哈哈大笑。仰濤道：「入股的事，我答應了。總算數的，但不曉得最小股東，須要投資多少。」兼安道：「起碼每股十塊。」

洋錢多多益善。無不歡迎。仰濤道：我認兩小股罷。兼安道：可以。不過請你快些交款。因爲股額差不多已經滿了。遲恐不及。仰濤道：這個自然。但我做了股東之後。對於小銀鈴一方面。須要請你格外照應。方不負我一番苦心。兼安道：這又何用說他。祇要你來做了我們股東。要怎麼便怎麼。仰濤聽他說得如此斬釘截鐵。不覺心花怒放。自然情願拿出二十塊錢來做報館的股東。可以任意捧角。一無限制。二人談談說說。愈覺入港。仰濤偶然向壁間掛鐘一看。已經三點鐘過了。自己是一點鐘出來的人。本想到天石那裏走一趟。馬上回去辦公。不想走到這裏。又坐了來一會。時候竟已不早。不如趁早回到衙門裏去敷衍一下。免得又要告半日假。主意已定。因對兼安道：有些小事。急要回去。剛才所談的話。準定明天再來接洽。兼安道：怎麼你便要走了。來到我們這裏半天。連一杯茶也沒有吃。實在很對不起。明天有暇。請你早一些來。我們也可多談一會。仰濤一面立起身來出外。一面答應。兼安送出報社的那重門。也不再送。祇說了句明日再會。逕自入內。仰濤直奔衙門而去。一宿容易。又到明朝。仰濤果然備了二

十洋錢。等到下午四點鐘以後。廳中已沒有公事。急忙去到浙潮報館。可巧岑兼安沒有出外。仰濤就將股款交代清楚。兼安出了一張收條。仰濤坐了一會。想起次郎那件事來。仍要去問天石一個下落。故此辭別兼安。沿着大街走去。剛到之江報館門前。恰巧遇着天石。彼此一問。原來天石正是要找仰濤來的。并說有話同他商量。于是二人就走到蒼芳居茶樓。泡了一壺茶。坐下閒談。仰濤先向天石問道。次郎究竟到嘉興去爲了何事。他對於這編集的事。到底已經怎樣。天石道。我也爲着這一件事。特來找你。說着從袋裏掏出一封信來。遞給仰濤。仰濤接過一看。乃是次郎從嘉興寄來的信。裏面無非說自己因有要事離杭。匆遽未能相告。并託天石轉致仰濤。小銀鈴的照片已經取來。等他回到杭州之後。就拿出來與大家觀看。去做銅版。末後又說此事最好請仰濤加入發起。免得人家疑心。他同小銀鈴有什麼關係。又着實拍了仰濤許多馬屁。說這樁事非仰濤出來不行。仰濤看過此信以後。覺得次郎這人對於自己仁至義盡。早把前天一團疑慮拋入九霄。又想着次郎叫他列名的話。覺得甚是不錯。自己也。

想。從。此。出。風。頭。或。者。可。以。達。到。認。識。小。銀。鈴。的。宗。旨。當。下。因。就。對。天。石。道。次。郎。兄。一。番。意。思。着。實。不。錯。可。惜……天。石。道。老。兄。可。惜。什。麼。仰。濤。道。可。惜。浙。江。報。上。所。登。的。廣。告。并。沒。有。列。着。我。的。名。字。倒。叫。我。不。好。出。面。天。石。道。不。瞞。老。兄。說。我。早。已。代。老。兄。填。下。了。說。着。從。衣。袋。內。摸。出。一。張。浙。江。新。報。指。着。一。行。廣。告。道。你。看。這。不。是。老。兄。的。大。名。麼。仰。濤。一。看。果。然。把。自。己。的。名。字。排。在。裏。頭。而。且。還。在。次。郎。上。面。臉。上。頓。時。露。出。歡。喜。的。樣。子。天。石。故。意。問。道。仰。濤。兄。意。思。怎。樣。仰。濤。道。我。本。來。曉。得。次。郎。不。是。壞。人。現。在。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承。他。的。情。看。得。起。我。叫。我。跟。他。一。塊。兒。列。名。登。報。我。還。有。什。麼。話。說。呢。天。石。道。大。約。次。郎。再。停。幾。天。就。要。來。了。不。過……仰。濤。道。不。過。什。麼。天。石。道。不。過。這。登。報。費。一。層。倒。也。是。個。問。題。次。郎。不。在。杭。州。我。這。兩。天。也。拮。据。得。了。不。得。萬。一。報。館。方。面。要。起。錢。來。倒。着。實。令。我。爲。難。我。本。該。等。次。郎。回。來。再。登。呢。仰。濤。尙。未。回。話。天。石。又。接。着。道。我。看。還。是。今。天。趕。快。去。停。止。罷。省。得。日。子。越。長。這。錢。越。得。多。了。說。着。便。立。起。身。來。叫。仰。濤。略。坐。一。會。待。我。打。個。電。話。到。浙。江。新。報。叫。他。把。告。白。馬。上。撤。去。明。天。且。慢。登。出。仰。

濤扯住他道。你坐下來商量商量。天石始立住道。仰濤兄既有話說。我且等你發表。于是重新坐下。仰濤道。廣告費大約要多少錢。天石道。封面上的廣告。至少要五塊洋錢。一天。仰濤道。這樣太貴了。我以爲化了幾塊錢。可以登個把月哩。既是次郎不在這裏。我替他墊出五塊錢。就是天石道。仰濤兄既肯墊錢。那是再好沒有。不過祇登一天。似乎難看。從前次郎一個名字。倒不覺得什麼。既有老哥在內。一定要被人家說兩個人做一件事。連廣告費都沒有那出書一層。不是一句空談麼。未免與老兄聲名有關呢。仰濤一想。天石此話。倒也不錯。當下就一口答應了。四天廣告費。天石自然誇讚他一番。後來仰濤說。今天祇帶了二十塊錢出來。已經付與兼安。廣告費須得遲天再付。天石道。廣告費既有着落。月底叫他開帳。到老哥那裏收取。就是不過老哥說付兼安二十塊錢。究竟爲了何事。仰濤說出就裏。天石跌足大悔。仰濤道。天石兄爲何如此。天石道。現在杭州小報。都是有名無實。這種股東包定蝕本。眼看着老兄把雪白洋錢。丟到大海裏去。一定有去無還。豈不代爲可惜。而且這兩天警察廳對於杭州小報取締得

異常嚴密。不久恐怕要達到封禁的地步。所以我辦的那張戲劇日報。不日要宣告停版。免得被他們發封呢。仰濤道。言論自由。載在約法那裏。有此事。天石道。此刻我也不同你多辨。到後來。你自明白。二人說說談談。直到夕陽西下。始惠過茶鈔。分道自去。有話卽長。無話卽短。流光如電。轉眼已是半個多月了。成士哉這班人。依舊徵歌選色。豪情非淺。有一天正與易風。坐在報社裏頭閒談。不想程青蓮同着莊一齋攜手而來。士哉忙請二人坐下。問他們從那裏來。青蓮道。今天閑着無事。去看一齋。一同到此。停刻古吾等也要來了。西湖日報的帳。大概已經弄好。原來古吾所辦的西湖日報。出了沒有幾日。就歸併杭報。所以同士哉也有來往。四人談了一會。漸漸又說到角兒問題。士哉道。聽說小貴紅的病已好了。大約不日就要登台。古吾倒又要大忙特忙了。青蓮道。我前天聽古吾對我說。貴紅已接了上海的包銀。此地合同快要滿了。大約決計不聯下去。那時菊芳去一勁敵。自必歡喜。就是老兄也一定……士哉道。青蓮先生又要開玩笑了一齋道。雖是笑話。也有至理。本來捧角家的態度。同政治舞台上的那班政客。

差。不。多。總。難。免。有。些。嫉。妬。士。哉。兄。又。何。必。深。諱。呢。易。風。恐。一。齋。此。話。激。怒。士。哉。大。家。又。不。免。一。番。辨。駁。忙。插。嘴。道。貴。紅。重。新。登。台。我。倒。要。特。地。去。看。看。他。話。未。說。完。祇。見。館。役。遞。上。一。件。公。文。附。着。一。本。回。單。簿。說。是。警。察。廳。送。來。的。請。我。們。在。簿。上。蓋。個。回。印。士。哉。一。面。接。將。過。來。一。面。就。叫。易。風。在。簿。上。蓋。了。一。個。報。館。圖。記。館。役。自。去。交。代。士。哉。嘴。裏。咕。嚕。着。說。不。曉。得。又。是。什。麼。撈。什。子。左。一。封。右。一。封。的。把。我。們。這。小。報。館。當。做。前。清。革。命。黨。報。館。了。說。着。拆。了。開。來。易。風。一。齋。青。蓮。大。家。圍。擁。來。看。但。見。上。面。印。着。訓。令。二。字。翻。開。來。頭。一。行。乃。是。銜。名。下。面。寫。的。是。

照。得。報。紙。爲。開。通。民。智。之。利。器。傳。佈。文。化。之。先。導。其。宗。旨。本。甚。重。大。雖。報。尾。附。小。品。文。字。亦。無。非。鼓。起。讀。報。者。之。興。趣。猶。有。可。原。乃。查。本。城。自。夏。季。以。來。小。報。林。立。紛。請。立。案。初。以。爲。挖。揚。風。雅。亦。文。人。韻。事。之。常。不。圖。察。閱。內。容。純。係。無。益。身。心。之。文。字。甚。至。穢。詞。淫。語。充。滿。其。間。殊。覺。有。乖。本。旨。且。于。風。化。有。傷。本。廳。長。爲。維。持。風。化。計。曾。一。再。令。飭。改。良。無。如。三。令。五。申。卒。無。效。果。近。且。變。本。加。厲。無。所。不。爲。不。特。謾。罵。官。長。目。無。法。紀。且。影。

明昭著。揭載私娼。不啻爲賣淫者作廣告。貽誤青年。莫此爲甚。他若信口雌黃。誣人名譽。造謠生事。惹起爭端。尤爲所在皆是。本廳長維持治安。負有專責。何忍觀斯文掃地。先聖蒙羞。因本此心。持加取締。自即日起。凡本城小報。一律停止刊印。存報繳廳銷毀。其有陽奉陰違。私行出版者。一經查出。嚴責不貸。至各大報所附小張。亦須嚴加整頓。勿專載風花雪月之詞。以墮喪青年之道德。凜之切切。此令。

士哉。看過這條訓令之後。把他向桌上一擺。不覺嘆了一口氣。對三人道。完了完了。一張不干政治的小報也觸犯了這位堂堂廳長。居然大打官話來干涉了。青蓮道。想不到幾千年前。焚書坑儒的淫威。直存留到現在呢。……一齋忙接着道。我以爲官廳方面。果然不免專制。但是我們要退一步想。一半也是小報太多。分子太雜。斗方名士。觸目都是實在。有許多地方。鬧得太覺不成事體。不是我吹一句牛。像我們辦報。尙脫不了文字消遣的宗旨。祇因有了害羣之馬才生出這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事來。不過事已至此。此時不必怨人。我倒要請教士哉兄。究竟可有什麼主張。士哉尙未答話。易

風搶着說道。我們可聯合了各家小報。提出抗議理由。去抵抗他……士哉道。這話談何容易。你不想想。我們處在他勢力範圍之內。有什麼能力抵抗得來。我看倒不如乘此收場了。結免得再淘閑氣。青蓮道士哉兄。這話着實不錯。本來我們文人。手無寸鐵。雖說是一枝筆。可以橫掃五千人。若就實際講來。那能動人家一絲一髮呢。一齋點頭稱是。易風也默然不語。不到一會。士哉忽地笑起來道。這張訓令。總算來得湊巧。我倒感激他能體諒我們。易風愕然道。此話怎講。士哉道。要是早兩個月出來。我那菊芳集也連帶不能出世了。青蓮一齋聽了這話。也笑起來道。也是菊芳的命宮多福呢。大家又閒談了好一會。古吾尙沒有來。青蓮道。這時快五點鐘了。他還不來。我倒有些懶得等了。士哉兄。今天當然要預備結束。一定很忙。我還是同一齋到旗營去逛逛罷。一齋道。我也坐得怪氣悶極了。出去走走很好。士哉易風同聲答道。我二人的確不能奉陪。說着。和莊二人起身向外。士哉等也不同他客氣。彼此說了一聲。明日再會。各自分手。自此以後。杭州各種小報。都遵令停版。易風亦即回里。交代已過。且說青蓮一齋別了。

士。故。到。喜。雨。台。一。間。古。吾。今。天。也。沒。到。過。二。人。本。想。要。走。不。料。一。眼。望。去。看。見。忝。教。坐。在。彈。子。台。旁。邊。一。張。茶。桌。上。與。一。個。彪。形。大。漢。在。那。裏。談。天。恰。巧。忝。教。也。回。轉。頭。來。看。見。二。人。彼。此。不。免。招。呼。一。下。忝。教。忙。請。二。人。坐。下。喝。茶。二。人。本。來。無。可。無。不。可。的。走。過。來。將。身。坐。下。忝。教。向。二。人。介。紹。那。大。漢。說。是。遏。雲。舞。台。小。旦。水。仙。花。的。父。親。那。大。漢。坐。了。一。會。走。了。開。去。青。蓮。這。才。問。忝。教。道。你。怎。麼。同。此。人。認。識。忝。教。道。說。起。來。這。話。長。哩。一。齋。道。那。水。仙。花。的。臉。子。着。實。不。錯。大。約。忝。教。見。看。上。他。了。忝。教。道。一。齋。先。生。不。要。寬。枉。好。人。你。說。水。仙。花。的。臉。子。好。這。話。果。然。是。的。新。近。有。一。個。人。就。是。在。他。這。臉。子。上。幾。乎。鬧。出。情。命。交。關。的。事。來。剛。才。他。爸。爸。回。我。談。了。半。天。我。覺。得。又。是。好。笑。又。是。好。氣。想。不。到。天。下。偏。有。這。種。衣。冠。楚。楚。的。妄。人。青。蓮。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何。妨。說。出。來。大。家。聽。聽。一。齋。是。最。歡。喜。打。聽。戲。館。裏。新。聞。的。也。催。着。忝。教。快。說。忝。教。笑。嘻。嘻。的。答。道。你。們。不。叫。我。說。本。來。也。要。告。訴。你。們。有。一。位。姓。黃。的。別。號。叫。什。麼。伯。淡。這。人。你。們。總。該。曉。得。青。蓮。道。好。像。在。什。麼。小。報。上。瞧。見。過。這。個。大。名。的。忝。教。道。不。錯。不。錯。他。是。一。個。歡。喜。

東塗西抹的投稿家。可惜文字并不高明。却偏喜做評劇稿子。他時常看見你們諸位揄揚角兒。以爲捧角是一樁最有趣味的事兒。所以蓄志想要捧個角兒。近因看中了水仙花。着實捧了他幾篇文章。不但別字連篇。鬧出笑話。而且他還不曉得水仙花是個小角色。家裏管得很嚴。故此百計千方。要想認識這水仙花。總是沒有機會。恰巧他近來有個朋友。搬到水仙花隔壁。住下他便借着探友爲名。不時在隔窗偷看水仙花。一兩眼水仙花是個小孩子。曉得什麼時候看見他。釘着自己。不免笑了一笑。他却以爲出于有意。索性同他朋友商量。借住在他後樓。那後樓與水仙花的臥房。祇隔一重板壁。他不曉得弄什麼東西。在板壁上鑽了一個洞……一齋聽到這裏。笑道爲了一個戲子。耗費如許精神。有些合算不上。青蓮道。別打岔罷。還是讓忝教快講。後面定有妙文。忝教道。初時此洞甚小。不過一隻眼睛。在那裏張張。近來愈鑽愈大。不時竟在洞裏頭。送些手巾。化粧品等過去。水仙花這個小孩子。倒也若有情。若無情的收了。越發弄得他心神不安。昨天晚上。他想實行做一個跳牆的張君瑞。一直扒到板壁頂上。

可是離地太高不敢跳將下去。千不該萬不該。在上面叫了一聲。水仙花抬頭看見一個人。站在壁板頂上。不覺失聲叫喊起來。他父親住在前樓。聞聲奔將過來。這時候姓黃的。還在上頭站着。水仙花的父親用火一照。不覺大怒。說他半夜三更跑到這上頭去。一定不懷好意。姓黃的心裏一急。腳裏一軟。骨碌碌滾了下來。還好滾在自己的床頂上。那時他那朋友也被吵醒。問姓黃的何以如此。姓黃的瞠目不答。水仙花的父親倒也省事。當時未說什麼。直至今朝。始到姓黃的朋友那裏去質問他。朋友說黃伯淡年紀雖輕。乃是一個吃齋拜佛的人。近來感受了刺激。有些神經錯亂。說他今早已搬到什麼廟裏去了。水仙花的父親不曉得是真是假。所以特來找我打聽打聽……說到這裏。青蓮一齋不覺都狂笑不止。正是

笑他竊玉偷香客。偏冒逃禪禮佛名。

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二十回 綠怨紅愁無可奈何花落去 粉香脂豔似曾相識燕歸來

忝教說出那黃伯淡一樁趣史之後。一齋同青蓮二人都不覺失聲大笑。一齋道。我看

那黃伯淡一定沒有去出什麼家。大概是他的朋友。藉此搪塞水仙花的家屬罷了。忝教道。我也是如此想。青蓮對忝教道。那水仙花的父親託你打聽打聽。你總要給他一個下落才是。忝教笑道。我却沒有這許多閒功夫去管他們這些不相干的事。而且事已過去了。也何必再去尋根問底。想明天去告訴水仙花家裏一聲。勸他以後小心些兒。就是一齋道。這個辦法倒也不錯……三人正在說着。忽聽青蓮在那裏喚着古吾。忝教與一齋向外一看。見古吾已三脚兩步走了過來。忝教就挪開一張椅子。叫他坐下。青蓮問道。今天我同一齋在士哉那裏等了你好幾個鐘頭。你爲什麼不來。古吾道。本來我早想到士哉那裏。因爲碰見一個朋友談了半天。時候不早。料到你們定規已到這裏。所以就跑了來的。又向着忝教道。老兄可是同他們二位一塊兒來。忝教道。我早就來了。他們二位却在此地遇見一齋對古吾道。聽說貴紅的病已全愈了。不日就要登台。此事你總曉得詳細。古吾道。他的病確是好了。不遇此地合同已經快要滿期。大約不連下去……青蓮不待說完。就搶着道。這個消息我也聽士哉說過。還有些將信

將疑論遏雲舞台的角色。除了菊芳貴紅二人。還有那一個人。可看自從貴紅生病以後。靠着菊芳一人。究竟難以支持。現在既然吉人天相。得占勿樂遏雲舞台的主人。就應該竭力挽留他。才是爲什麼放他出去。古吾道戲園老板的心理。我們那裏知道。但是據我猜測起來。大概已另外請有角色。所以肯放他們走。一齋道我們希望他們不要再把趙和璧那一路角兒來抵空臨了。兒還受了一場沒趣。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那才不合算呢。忝教笑道。一齋先生的心思未免太縝密了。他們那班開戲館的老板。乃是何等樣人。那裏專朝出蝕本路上走。昨天我聽見一個消息。貴紅走後。大約是艷兒重來呢。一齋忽的把桌子一拍道。豈有此理。什麼人不好請。偏要請這浪蹄子來害人。青蓮笑着道。我倒被你一嚇。不曉得你爲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原來是這一些不相干的事兒。那又何苦來呢。一齋忙道。這却不然。不要說是別的看見了他這種浪形醜態。就令我大氣特氣。他那雙勾魂攝魄的眼兒。不知要墮落幾許。青年子弟這種人。不但是梨園中的惡魔。並且是社會上的惡蠱呢。忝教道。論艷兒的姿首。本來沒有什

麼。出。色。地。方。所。以。不。能。不。借。着。一。雙。眼。睛。賣。些。風。騷。仔。細。想。來。未。嘗。不。是。可。憐。得。狠。至。十。論。他。藝。術。花。衫。戲。活。潑。潑。地。着。實。來。得。青。衫。戲。嚙。子。調。門。都。還。可。以。聽。得。過。去。就。是。態。度。欠。莊。重。些。罷。了。一。齋。先。生。說。他。是。害。人。精。我。却。以。爲。是。那。班。浮。浪。子。弟。自。己。不。好。……說。到。這。裏。古。吾。拍。手。道。忝。教。這。話。公。道。得。很。本。來。隨。便。什。麼。事。情。不。能。專。從。一。方。面。着。想。我。們。對。于。艷。兒。也。當。這。樣。一。齋。道。我。並。非。對。他。個。人。有。什。麼。過。不。去。祇。因。生。平。的。性。子。嫉。惡。如。仇。所。以。覺。得。骨。梗。在。喉。一。吐。方。快。青。蓮。道。艷。兒。還。沒。有。來。我。們。何。必。費。這。無。謂。的。唇。舌。爭。論。他。呢。古。吾。笑。道。要。怪。我。嘴。快。說。的。不。好。你。們。不。要。再。多。講。罷。大。家。聽。了。都。笑。起。來。一。齋。道。好。在。我。們。這。幾。個。人。都。是。知。己。知。彼。也。決。不。會。爲。了。這。一。點。小。事。生。甚。意。見。出。來。不。過。說。說。笑。笑。罷。了。青。蓮。一。面。在。那。裏。喝。茶。一。面。答。道。這。個。自。然。話。尙。未。完。祇。見。擺。彈。子。的。阿。興。走。將。過。來。恭。恭。敬。敬。對。着。青。蓮。道。盤。子。空。了。程。少。爺。可。要。來。打。一。盤。青。蓮。點。點。頭。道。讓。我。來。同。忝。教。兄。打。一。盤。很。好。忝。教。道。好。的。好。的。可。是。我。却。打。你。不。過。說。着。都。立。起。身。來。打。彈。子。去。了。這。裏。一。齋。對。古。吾。道。他。二。人。倒。有。玩。意。兒。好。

消遣我們可就僵了。古吾此時本想到貴紅那裏去一趟。乘機說道。我們何不到西湖邊上去逛逛。一齋道。每天去走着馬路。雖有湖光山色。覺得也沒有什麼意思。我想回家去了。古吾道。如此也好。讓他二人慢慢的在那裏玩罷。一齋道。我們同他二人說上一聲。大家走罷。于是走過去與二人說明。青蓮正同叅教在。有興的時候。也不暇顧及。便說了聲。我們晚上戲館裏見。一齋便同古吾二人下樓而去。一齋乘車歸家。古吾也不同他客氣。逕自去。到小貴紅那裏。一直走將進去。上了樓梯。祇見貴紅的娘在那裏檢點行頭。貴紅同悅紅兩個却靠在床上。像是睡着的樣子。貴紅的娘聽得腳步聲。抬頭一看。見是古吾。忙站起來笑着道。章先生。今天倒有空到我們這裏來。請坐。請坐。一面又喊娘姨倒茶。這一喊。却把貴紅姊妹驚醒。揉眼一看。見古吾坐在那裏。即忙坐了起來。悅紅道。章先生。什麼時候來的。我們怎的竟睡着了。古吾道。我是剛才來的。擾了你們清夢。真是不該得很。貴紅道。章先生。不要說客氣話。他的娘也笑起來道。章先生。爲甚總是這樣客氣。古吾道。我倒不曉得什麼叫做客氣。老板娘子客氣呢。見了我

們一來。連東西也不收拾了。貴紅的娘道。閑着沒有事情。把他們行頭檢點一下。這裏唱不了幾天戲就要走了。免得臨時還要管着這樣。理着那樣。此時娘姨已端上茶來。古吾喝了一口。含笑問道。三姑娘到那裏去了。貴紅道。他跟着小舅舅先到上海去了。古吾道。你們打算什麼時候動身。貴紅的娘道。大概還有半個多月。古吾又對着貴紅道。你明天登台。唱貴妃醉酒不嫌累嗎。貴紅道。病已好了。倒還不覺什麼。況且我們吃了這碗戲飯。也說不上累不累的話呢。貴紅的娘道。他這場病生得真把我幾乎嚇壞。本來他身子很是單薄。近來却又時常多疾。若像悅紅孩子一年也難得生一回病呢。悅紅笑起來道。姆媽的話倒說好頑。一個個人難道一年當中定要生幾回病嗎。古吾也笑着道。老板娘并不是歡喜你們生病。不過是個譬喻。大姑娘怎麼發急……貴紅接着道。本來大姊姊身上肉多。自然不會生病。像我們這樣骨瘦如柴的人。偏要多病。我看老天爺做事也未免有點不公平呢。古吾道。這倒不然。不過一個人心思多了。很容易生病。有道說。憂能傷人。愁以致病。就是這個道理。我看大姑娘比較你要沒心思。

點。所以不大生病。至于你呢……貴紅不待說完。卽嚷着道。別說了罷。那個什麼心思。章先生倒要來嘲笑人。說着又吃吃笑個不止。他的娘也跟着道。章先生的話亦頗有道理。本來大姑娘頂笨人。却有笨福。越是聰明人。越要病多呢。悅紅見他娘一味維護貴紅。心中未免生氣。當下也不管有古吾在旁。頓時鼓起嘴來。走出房去。貴紅恐他動了真怒。連忙跟着出外嚷道。大姊姊不要生氣。媽姆說着頑話。悅紅也不言語。逕自匆匆下樓。貴紅祇得仍舊走進房間裏來。埋怨他的娘道。都是媽的不好。弄得大姊生起氣來。等會他又耍怪我。包定在台上要同我搗亂呢。他娘道。你姊姊並不是三歲兩歲這麼點事。就要生氣將來要是……說到這裏。朝着貴紅望了一望。不再說將下去。祇笑着對古吾道。小孩子的脾氣總是這樣。古吾道。因爲一句話氣走了大姑娘。我倒很難。爲情可是大姑娘的性氣也未免太過分了。如今我們還是談正經罷。究竟你們幾時要走。貴紅道。總不出這一個月。貴紅的娘道。小孩子走的時候。還望大家格外捧捧場兒。古吾道。這個自然。不過我們一別之後。不知何時再得相見。貴紅道。我們唱戲的

人不敢說一定的話。要是明年此地用到我們也許我們回來。古吾道：你們雖然回來，我却一時不能見你們了。貴紅的娘道：這是什麼緣故。難道章先生另有高就。要到別地方去不成。古吾道：我不久要到法國去了。貴紅道：爲什麼跑得這樣好遠。古吾道：在中國沒有什麼意思。不如到外國去跑一趟。可以長進些兒見識。貴紅的娘道：章先生倒真有志氣的呢。古吾道：說什麼志氣不志氣。總之離不了飯碗問題。因爲現在法國招收華工。連帶着要幾個中國醫生。我想乘這機會出去一回。但不曉得可能達到目的。貴紅道：有志者事竟成。那有得不到目的之理……說着聽得樓梯一陣脚步声。祇見悅紅帶笑帶跑的走進門來。向着牀上一坐。一句話也不說。古吾搭訕着道：大姑娘氣可生好了。悅紅道：那個來同你們生氣。貴紅道：我說姊姊是不會生氣的。也不過同我你鬧着頑罷。他的娘却不去同悅紅談話。只向着古吾道：章先生大約何時動身。古吾道：這還沒有一定。大概總在下個月內。貴紅道：到法國去可走上海。古吾道：自然要從上海坐船。貴紅道：那麼到上海的時候。千定到我們那裏轉一轉兒。古吾道：那時

定要來的。彼此談談說說，不覺已近上燈時候。古吾把時錶一看，連忙立起身來。說時候不早，我要去了。貴紅同他娘都留他晚飯。古吾執意不從，逕自下樓回去。光陰容易，剎那間已是半個多月了。貴紅合同已滿，那天掛出臨別紀念的牌子來。古吾等自然呼朋招友，排日聽歌，不必細表。一到貴紅走後，最無聊的要算古吾終日書空咄咄，如同失掉了一件東西一般。自己又要預備到法國的事情，忙忙碌碌，有許多天沒有到旗營茶館、青蓮等，以爲他跟着貴紅姊妹到上海去了一個個，都在背後議論着他。恰巧一天是星期日，古吾忽然高興，特地到喜雨台吃茶，走上樓去，逕至外堂，見佛樣一個人坐在角子裏，一張茶棹上，手裏拿着一張報，在那裏低頭細看。古吾走過去，招呼道：佛樣兄，看報倒實在用功呢。佛樣冷不防有人招呼他，急忙抬頭一看，見是古吾，就把報紙放下，挪開一張椅子，叫古吾坐下。一面與古吾斟茶，一面笑嘻嘻的問道：古吾兄，我們好久沒見了。聽說紅娘走後，你不大出來倒實行在那裏守節……古吾即接着道：我們老朋友了，請不要打紉罷。我倒要問你爲什麼一個坐在這裏看報。佛樣還

未回答話。古吾順手將那張報拿過一看。原來是一張浙江報。小品文字裏頭載着佛
樣一篇劇評。仔細看了一遍。乃是鼓吹艷兒的。不覺笑着對佛樣道。艷兒的戲你是幾
時見的。說他的好處。隨便什麼人都及不來。這話可實在麼。佛樣道。艷兒登台好几天
了。難道你還沒有瞧過他的。戲路着實不錯。不相信我今天陪你去。看一回。包你覺得
他比貴紅好。古吾道。艷兒來了這好幾天。我當真還沒有見過面。可是我近來心緒惡
劣。沒有留心這些事兒。自己想將起來。也覺好笑得很。你說今天陪我看戲。我很贊成。
但不知他唱的是什麼戲。佛樣道。今天是紡棉花。這是他平生拿手好戲之一。古吾翻
開那張報紙一看。果然排着這個戲名。下面還連着許多讚美的話兒。心中不覺一動。
就衝口對佛樣道。今天去看很好。不過我要問你。艷兒和你可認識麼。佛樣道。上一次
他到杭州。不是唱過三天打泡戲麼。我那時就認識他了。這回舊地重來。我們可以說
得上舊雨二字。古吾道。你可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佛樣道。現在住在匯豐旅館。聽說
不久就要租屋。古吾道。那麼老兄一定是常去的了。佛樣笑着點頭答道。實不瞞老兄。

說今天還要請艷兒到新半齋吃晚飯呢。同座的都是些報館裏朋友。古吾道可有青蓮居士哉。這班人佛槎道論理該要請他。不過他們帶了黨派色彩。彼此不能一致。而且一齋先生口口聲聲是反對艷兒的。所以並沒有請你。倘然今晚有暇。倒可以一塊兒去。我們總算是老同志。古吾道你不怕我有紅黨臭味麼。佛槎道好得。貴紅不在這裏。并且我們素來行事不像士哉。老實說一句話。要是貴紅在此。我也不來捧艷兒了。古吾道我曉得你是一個忠臣孝子呢。佛槎忙接着道。六月債還得快。剛才我說了。你一句你倒便報復過來了。……二人談談說說。不覺天色將暮。佛槎道。我們早些到新半齋去罷。今天鐘頭定得很早。因為艷兒還有夜戲。若使客人到了。我這主人還沒有到。怎樣說得過去。古吾道如此。我就不客氣了。說着卽立起身來。佛槎惠過茶帳。二人逕到新半齋問了一問。尙還沒有人來。略略坐了一會。卽陸陸續續來了好幾個人。其中有幾位古吾不認識的。由佛槎一一介紹。不用細表。客人到齊之後。艷兒却老等不來。佛槎差人催了數次。總無確實回音。最後一個堂倌氣急心慌的跑來說道。艷老板

家裏說。現在要上戲館子了。沒有功夫來咧。佛槎一聽此言。勃然大怒道。笑話笑話。你再去同他說。我姓孔的請他。他不可不來。那堂倌只得走了出去。這裏古吾對佛槎道。我看還是佛槎兄親自去跑一趟罷。佛槎道。這一回包定就來。他大概不記得是我請他了。誰知等了一會。先前去的那個堂倌。又垂頭喪氣的走了進來道。他們那裏說不認得姓孔不姓孔的。總而言之。一句不來。臨了還說我請錯了客。我想同他們說兩句。他們屋裏的兩個用人。却把我攆出來了。……這句話只羞得佛槎面紅耳赤。一言不發。倒把衆人弄得莫名其妙。正是 枉擲金錢虛此席 欲談風月負今宵 要知艷兒究竟來也不來。佛槎何以面紅。下回再爲分解。

